

書

康熙丙寅新鐫

晉安林西仲先生論定
錢唐林鹿菴先生手授

歲寒堂存稿

崇道堂梓行

歲寒堂存稿序

歲庚申僕與林子鹿菴定交西陵寓舍

出歲寒堂一編相質問別去凡五載林

子更刪定前後諸作名之曰存稿而郵

書屬僕序嗚呼僕惡能序林子哉昔者

林子之言曰富貴利達我所不能主者

也文章我所得主者也不能主者強求

倖致欲如已意而卒不可得正復何益
所得主者順時俯仰若授其權於人伺
其好尚以立言亦復何益又曰今日文
章之壞不在縉紳而在布衣又曰達如
嗣宗沉醉六十日能辭婚而不能辭牋
直如退之佛骨一表山峙岳立而不能
不乞憐於潮州借古証今文人下筆最

難去諂僕嘗嘆息以爲名言林子嶽崎
歷落淡嗜慾寡交游年至五十忽作詩
古文辭雄視海內僕嘗詢今日文章何
人最佳輒曰魏禧不諂累於酬應其人
其文吾師也嗚呼布衣不諂正極難耳
昔者大司馬鄴園李公鎮浙時見林子
文章介僕招至幕府僕笑謂林子李公

勲伐遠過梅林

聖朝不侈祥瑞無煩草白鹿林子亦大笑
別去不兩月遙歸訝其太速林子曰李
公一代偉人已望見丰采吾憶故園菊
暫歸耳故其爲文峻潔高超如騰空天
馬不受羈勒世有以古名家相比擬者
瞠目直視曰吾豈襲古人牙後慧哉遇

忠孝廉節喜溢眉宇激揚闡發儼如虎
頭龍眠助其筆端有色有聲令人或歌
或泣或髮上指冠或低頭頰首咸嘆爲
絕倫超羣先王考河間公仰附名筆亦
得藉以不朽僕攜家傳至邗溝乞言於
水叔一見林子文辭曰某無以加此托
共友曾止山強之始屬草文成復貽書

報林子曰某卧疾客邸必不起以不得見君爲恨江左起衰端在子矣兩人後先服善如此今者冰叔墓已宿草獨林子抱膝丘園甘貧著述雄文傲骨聊借斗酒銷其塊壘縷縷數行姑當報書以誌區區故人云爾若云元晏則吾豈敢

峇

康熙二十有三年歲在甲子清和四月
闕里弟顏光敏謹序



序

盡人爲文也而文之工者殆有天焉天不輕畀人以
文尤甚於富貴旣得其人必使其齟齬顛蹶以釀其
胸中不可抑塞之氣故發而爲文落落自喜若哭若
笑若怒若罵迨曠之以歲月縱之以含咀閑之以羈
繼然後出之愈約味之彌末高者嶽峙深者淵渟有
不期然而然此古今爲文之極詣也錢唐余宗鹿菴
一代高士好侷儻大節於學無所不窺嗣以貧落流
離往往縱酒嫚罵視世俗握齷無一當其意者坐是

得狂名每有所著凡平居抑鬱無聊之况與夫推倒
一世之槩皆見之於文故其爲文嶽崎歷落迥絕哇
逕余入錢唐來得讀其所粹歲寒堂初集常以陳龍
川所謂文中龍虎目之旣而過從促郝相得甚驩每
與肆談古今事機得失文章盛衰目睽如電鬚張如
戟能令萬夫辟易足以徵其氣之沛然莫可抑塞矣
數年以來乞文者踵接著作日富尤劇心擢肝慘淡
經營歛其才華一準諸古因取前集悉付祖龍僅點
竄其十之二三合而顏之曰存稿示余屬序余自惟

不能爲鹿菴之文安能序鹿菴獨歎世俗作者稍有
一得輒矜詡不復求進或至老而才盡卽求進而力
有不能今鹿菴名旣成而年旣老猶歛然不自是且
其力又足以副之所存之文識愈卓思愈沉法愈嚴
理愈粹無一不臻極詣以是而知淳于之醫以去其
故方益精右軍之書以久於臨池益善皆天之曲折
顛倒以成其必傳之業非人所能自致也或曰鹿菴
以良史才使珥筆於天祿石渠必有可觀惜其終老
於此余謂鹿菴毋論決不肯仕卽令薦辟就徵與一

鹿菴先生文集
時名卿鉅公參討經史異同萬一龍性難馴未必不折五鹿之角受排忌以歸嗚呼天不富貴鹿菴而文鹿菴其知鹿菴久矣天祿石渠之論但當爲時惜何必爲鹿菴惜乎

康熙丙寅秋孟朔日晉安同學宗弟雲銘西仲拜題於西陵旅次

序

西陵爲人文淵藪詩才佳麗雲蒸霞蔚其以古文詞名家者則指不多屈康熙癸亥余自大梁南歸林子鹿菴方以文章顯名當世乞言者屢恒滿余意其人必少年英銳閉戶著書故一出而不可禦及相見髮鬢白矣問其齒長余隨肩以上吁嗟乎鹿菴何其深藏後出若是也大抵有志千古之業者必不輕見其能如蘇明允學成數十年尚浮沉閭巷及其名動京師年已遲暮豈嘗汲汲于聲援結納哉鹿菴爲文

高超淡潔亦復離奇變幻不名一體昔李文饒謂靈氣恍忽而來庶幾得其髣髴至其記載諸文則舉其人之寢興語默嗜好憂思與夫胸中鬱結不可告語之故皆于行間紙上遇之班馬而後不易邁也鹿菴門下生曾梓其歲寒堂文集問世比者以書遺余又謂閱余松臯集而益生愧悔更剛定諸作名曰存稿夫余才分謏陋曾不能望鹿菴之項背而謬舉之以自厲其精進若此然則余之垂老而無成者何足怪哉鹿菴家貧一椽容膝然床頭嘗貯斗酒客有以撰

著通刺者輒笑曰君等汲汲求名者也使海內盡知我不足榮無一人知我不爲辱我自與我周旋科頭送客語之曰故衣方質酒家尚遲報謁耳當其酒酣耳熱落筆頃刻數千言此與張長史大醉以墨濡髮作書時何異而世之拘拘于模擬步趨以爲文者宜乎其二十九日醒也

康熙乙丑仲秋新定弟毛際可鶴舫拜題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叙

錢塘林君鹿菴以文章雄於湖山予曩識之未習也
年來以文事悉索往還因習其善談笑適風骨且讀
其歲寒集而心折之古人論人著作造造及乎所遇
有窮而後工之說以為從所鬱伊而發則情事激射
逼人不知此特詹詹者耳吾杭多隱君子彼其置身
在窮達之外故意識超邈翛然有獨立物表之概鹿
菴其尤犖犖者已鹿菴少多才務博行文絕麗中晚
歲則擺去故伎而馳騁乎秦漢大家獨能抽其雋而

入其解以彼風神筆力騰迅軼越如雲霞之霧蔚風
雷之憂觸所當與會淋漓不自知其唱嘆淫泆而非
尺幅得以町畦其所至殆藝苑中文心之上則已且
鹿菴身雖隱而所按索指次多古今得失之林若君
臣將相治亂善敗之因每撮其要抉其幽感慨論列
之餘遑遑喑鳴涕洟於其間使人讀之而傍徨太息
不自禁者其得諸太史班掾柳州廬陵者深哉歐陽
氏序梅聖俞詩謂使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薦諸清
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什豈不偉與吾於鹿菴之文亦

云然第歐陽之於聖俞徒惜其以窮故不得顯其技
能而鹿菴則身出乎窮達之外獨以其識略持論有
概乎古今國事人才之間則其所見有大焉者以之
補益乎道術世故豈淺小哉鹿菴今老且死矣遺文
尚數十篇其甥盧子素公輅與鹿菴故人毛君稚黃
輩補葺而梓之稚黃者吾所言隱君子而人文獨立
物表與鹿菴相上下者也素公負儁才學古文於舅
氏而得其傳駸駸乎將以其文鳴嘗爲予言鹿菴平
居稱道予文不離口因請序其端予以爲知已足感

也故勿辭海寧沈珩撰

序

舅氏鹿菴林先生既歿其子鶚銘輯其遺稿既成屬
蔭序之嗚呼蔭烏足序吾舅氏哉鶚銘等謝曰非子
誰知吾父者若不獲命而使吾父竟無傳耶乃不敢
辭舅氏天性岸異喜讀書孑然孤處與人交多不合
間有不平事輒憤懣大呼以故多怪少可與吾父葭
莩至戚踪跡殊落落然然以意氣合布衣昆弟始終
無間言人以為難舅氏嶽崎磊落性善飲與老友晨
夕浮白盡醉仰天大叫有灌仲孺風中年不遇卽屏

歲時堂存稿
棄舉子業益肆力於古垂二十年卓然以詩古文詞
雄視海內寧都魏冰叔極稱其文嘗遺書曰江左起
衰端在子矣其推服如此嘗聞舅氏有言富貴利達
我所不能主者也文章我所得主者也不能主者強
求倖致欲如已意而卒不可得正復何益所得主者
順時俯仰若授其權於人伺其好尚以立言亦復何
益余嘗三復之有旨哉有旨哉今者舅氏已作古人
獨此一編宛然具在多或連篇少或儉幅凡孝子忠
臣之所闡揚山川風物之所托興因物達情於世道

人心不無小補者是在有目所共賞也嗚呼昔人云
作者亦不傳傳者亦不久若茲編者雖欲不傳不可
得已其曰存稿殆曹子桓所謂年壽有盡而文章無
窮者歟禮卑不誅尊蔭何敢序吾舅氏惟是舅氏平
日視蔭如親子弟而蔭奉舅氏教最久故得悉其生
平一旦溘焉長逝渭陽之悲梁木之感其烏能已於
懷耶故序其文以并及其人且因鐫銘等之言而藉
手以報舅氏云爾

康熙二十七年歲次戊辰季春穀旦愚甥邵錫蔭樾

森氏謹撰



凡例

一 古文詞凡操觚家為才所限多庸茶拖沓流於不振或欲矯之以鶻突杜撰尤貽謬妄之譏二者其失均也茲集取材於古而以謹嚴道健之筆出之其篇法起落範圍於繩墨之中而神明於繩墨之外洵上乘大手筆近代不多觀也

一 國朝傑作如林不啻家握驪珠人懷拱璧余評評註古文前後編外將廣為蒐輯以誌一代之盛但其中有卓然超出可以單行海內者因先為之

序而傳之茲集實爲諸家弁冕將來紙貴洛陽方知皇甫非阿其所好矣

一近代名人文集逐篇多載評語臚列贊揚其實畫添可厭茲集獨存其本文真面目卽舊刻中所有評語旣經重訂亦悉刪除蓋以山珍熊掌海錯江瑤凡有口者無不同嗜無待持箸相勸也

一古本文集止錄本文不用圈點亦不分出句讀雖樸雅可尚但閱者殊費揣摩若難卒業茲集於逐段住歇處必加一截L於結構工妙處必加密圈點睛苦心可也

西仲氏再識

林鹿菴先生墓誌銘

蕭臺同席弟吳農祥星叟頓首拜撰

吾郡能文之家自漸染爲制舉頽靡不振約而論之
陳敬亭田叔禾父子黃貞父虞長孺其眉目也然非
庸軟卽趨險怪僻澁不堪竟讀如有胸臆者遇龔噴
人語卽其遜讓周旋皆令客抑塞沮喪數百年後有
我友林君鹿菴好爲古文奮臂大呼語皆幽曲超絕
倫輩讀者得其一篇如瞽者得視痾者得起疾痛苛
癢者得爬搔而扶掖之也鹿菴以中年後擅作者名

每自誇詡謂力壓古人上間亦工爲獻酬以塞造請者意所在填咽遂以賣文乞活自居嘗概量鹿菴著述漢魏以及唐宋諸家門戶其能奪其喉襟而摧其壇坫則吾不敢知若以近代操觚授簡者比長挈短則抑揚如意杼寫流露釀寒蒸暖刻肌侵骨所謂張吾甲兵能自爲一隊者非耶君諱璐字玉達晚號鹿菴姓林氏先世閩之莆田人已遷浙之姚江由姚江徙杭爲杭人者二百餘年祖諱士芳明萬曆丁酉舉於鄉以孝廉任廣東韶州府翁源縣知縣再移廣西

柳州府融縣知縣稱循吏父諱兆奇字無奇邑高才生君生而奇崛自許癸未歲以童子試再見賞於有司民籍商籍皆哀然爲舉首君應民籍諸生當是時江東文社方興戟枝箭箠各分洛蜀相攻擊羣思邀致君以樹赤幟君泛然一應悶而後辭人問君盍應蜀君曰寧附彼然則往洛耶君曰庸愈乎於是嶄然斷雷同附和之習孤立行一意性剛急不能容一物片語激耳輪如食蠅之必吐不盡不止有客因言今貴遊某公喜賓客通聲譽盍從之君逆折之曰而不

見今平津耶陷董仲舒排汲黯乃沾沾市兒曹譽爲
羊肉不慕羶卿且休矣客雅探其意因言天氣今日
甚佳宜談風月君又逆挫之曰卿非魯義姑宋貞姬
倚市門而笑乃僞飾巧語賣乃公坐客稍稍引去君
高坐自如不爲動總角卽有聲庠序於制舉義闢爲
空洗之徑四明陳鴻績操選政竄其文於乙未戊戌
兩科中天下翕然稱之文體爲之一變競拾其殘膏
剩馥以博富貴君褊心不能無少望顧客言曰屠門
舉肥不知自食我廁中糞也使客覘國寧辨捉刀人

本色耶有貴人聞鹿菴名屣履造門通慇懃爲好會
君蓬頭突鬢禿衿小袖見之無加禮關中羅賢爲按
察司經歷乘夜叩君門君拒門不納擁被言曰林先
生臥矣無煩典謁武定相公總督閩浙已定耿亂介
金幣延君三衢相公降階趨迎讓林先生阼階君登
相公登君長揖就座仰首言曰仁公福于我浙大矣
願無以自滿今瘡痍遍野饑饉流亡見者酸鼻譬如
病者客邪幸去而元氣衰弱是扁鵲却走時也爲畫
善後策云云相公頓首受教當是時武定以動名著

一詩金
三
一時文武大吏手板紅鞵鞞趨走鈴閣下屏氣脅息
窺罟罟以俟進退聞君言無不變色易容者明日相
公宴君於射堂使其麾下射柳以決勇怯君卽於射
堂爲作羽檄露布三耦未畢堂下鳴鼓吹角助勸噪
君命十吏執筆錄所爲文語皆生挺鼻突相公手持
金壘以酬君曰今乃見吾子有定識也七日卽辭別
留之不可曰生山林麋鹿非幕下長物且生平賤徐
涓等入人樊籠虛誇遇合乃自蹈之耶竟劈波而雲
世以此言君頸有傲骨而尤重武定知人能下士也

君旣以奇崛自命少所推挹有賣畚者至君家問生
業良苦答曰吾得上事吾母餘卽身寒餓足矣君泣
覓床頭錢贈之且與之後期曰吾稍得賣文錢當以
佐汝尸饗也伶人某者自鑿石室於白沙泉下計足
數日食卽閉石室不應鉤欄請再拜求君一臨所隱
處君欣然命駕至其家焚香沽酒君嘆息不能別與
講賓主禮伶人曰某伶人也願公無自損君大言曰
今所謂冠蓋者營營角逐於錢孔中抱贓唱賊劫貨
鳴冤得如若乎且執籥秉笛載在風雅使吾夫子而

在能不汝顧哉其浮沉上下如此君好飲飲酣縱言
平生事刺刺不少休其所謂酒人則農祥與徐林鴻
大文也大文嘗規君神鋒太雋如干將莫錮不可逼
視憂其挫折以李太白語示君曰處世忌太潔至人
貴藏輝君喜懸諸壁間而祥於賓筵廣席數數目攝
之曰君狂喙三尺不懼人嗔耶君喜卽默然然異日
相對仍如故把袖告之曰昨與君言如何而種子復
萌芽君曰吾如薑桂雖地異時移此性難勉之使就
甘滑耳君晚謝舉子業得專力於古文馳騁飛動凸

出紙上其法以左國之傳纖瑣公穀之載隱僻爲主
而佐以韓柳見者爲之神氣開闔眉宇掀舞遂爲武
林林氏學有求其文必面責其所操輕重客笑之曰
汰君面數之曰汝以我爲汰不聞陳皇后求司馬長
卿賦以千金爲贅而元微之薨求銘于白樂天其家
盡以元相所藏數萬金以獻今所建匡廬寺卽白用
元所餽以成也司馬于陳皇后君臣也樂天于元相
國朋友也古未敢以爲譏而議余客又以應酬非作
者所甘恐翰墨流爲庸劣君大笑曰必若所言是賓

戲客嘲讓婚僅約方爲古文正塗富則三京兩都散
則報越喻蜀皆出自睿旨責之詞臣非應酬耶由是
自喜爲文益甚其制作亦日新窮日并夜躬自校正
今所傳歲寒堂存稿是也君祖居連橋稱武林望族
家雖中落足以自給恒自慰曰吾慕馬少游管幼安
但能無俯仰于世吾又何求及無奇先生暴卒母陳
孺人哭而喪明君奮身擲地曰璐獨非人子乎乃不
克養吾親乎哀嘶不能止癸丑家燬于火已喪母陳
孺人旋遭君配王孺人之喪君生四子鏗鏞鎮銘而

鏗抱痼疾宛轉牀褥間鏞與鎮相繼卒鏞死挈遺孤
手以授君曰男早背父以逝死不足贖乃以襁褓兒
累吾父君哽咽不能語鎮卽君愛子五郎也早慧竟
死君益不自聊性友善與弟玙同臥起玙亦早卒君
視所居則瓦礫灰燼之餘入室則鏡奩遺掛無一存
者問其同氣共寒暄通有無者又衰草白楊矣維幼
女孤孫啼饑號寒遶膝奔走君噉然哭曰人生之慘
至此已極何以生爲竈者老婦之祭也君家旣燬支
一足鑄以爨而竈厨磁器悲鳴作聲隱隱若代君訴

者君以爲竈神無依憑之而鳴也爲文以告之蓋天賦君以逸才而扼君以祿命五年之間相繼死亡此尤可哀也已歲在丁卯君與余同館于邵學士遠平所驟與余言曰吾纔六十二而頓衰死期至矣吾死墓中片石願以此累吾友皆怪歎其言曾未轉瞬而君果卒以凶問計矣吾哭君于寢室桐棺柳翼漆燈熒熒然不自知其涕之垂也數日往弔焉視君之像大不類君細瘦而長眉稜蹙蹙若有所感白皙鼻狹而準銳今圖者爲赤鼻準且豐豈以酒故誤繪耶其

孤銘冠衰而來拜曰先人有緒言銘必乞諸先生願先生無辭追惟定交之後荏苒風雨且逾三十餘年戊戌己亥君館於余家晚又同客學士咫園亦二年兩人之交最有終始從容杯酒論古文之法以不諂爲能事蓋諂則文飾過當不惟太傅衣冠幼輿泉石貌之而不類毫髮不似則君之丰采掩矣於是質言之以銘幽宮且慰亡友地下焉君生丙寅年閏六月廿日卒於今康熙二十七年戊辰正月廿二日年僅六十有三配王孺人早卒四丈夫子存者二鍰居長

而病臥十五年不能執喪季銘實爲喪主孫三湧鏐
出洪鏐出溶銘出三孫之中惟洪十一歲居世父銘
後而哭君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夫婦
于某山某原銘曰

自古文章貴于珠玉白壁黃金供其所欲近代好尚
屏棄詩書覆惟醬瓿駕乃鹽車假令今時篤生班馬
餓死蓬蒿無當風雅悔不漁釣以代躬耕屠龍空學
畫虎無成咄哉林末筆墨憂擊雕腸鏤肝聲出金石
老填溝壑誰惜諸孤死還珍惜爲有爲無嗚呼造物
于何不有我視青雲反手覆手麒麟高塚孔雀深屏
失機落節真復飄零豈能如君縱橫藝圃立言垂後
芳草今古梧楸故里松柏昔年斗牛紫氣有光燭天

林鹿菴先生傳

林鹿菴先生名璐錢塘人輅伯舅氏也仲曰珎少病不任讀書父處士公有義方教子暮從家塾歸輒秉燭坐令記古文詩賦時輅母在側聽約畧皆能上口至今言之崇禎庚辰受知陳公子龍公以會稽司李署杭郡守符試童子嚴甚覆校邑不過數人獨身坐門司啓閉不假手小吏先生年十四進謁公執手曰奇材也後三年補郡諸生時雲間宗尚秦漢六朝陳公及夏公允彝主其議先生文頗采文選投其好用

以號召郡邑然先生弗榮也性果辨傲絕好立崖岬
不能容物與人交能出肺肝有一長者推之惟恐後
方江南社事盛名輩結駟連騎徵會四方攘臂爭道
雖戚友一分洛蜀相傾如吳越白晝遇諸途瞠目視
不相拱揖處士公見而笑謂輅父曰直兒戲耳何益
先生聞痛刮磨時習委心于學益作爲詩賦與里中
名士六七人爲文酒之交日夕歌咏先生每奪險韻
以去口占立就先生世家雖中落田宅衣食尚具
兄弟同居讀書飲酒相樂也無何處士公卒母陳孺

人哭失明家遂多故日以空乏先生又落拓不諧作
業癸丑秋城中失火值厲風延燒二萬餘家室燬焉
陳孺人沒桐棺以歛先生奮身自擲以頭觸柱大慟
曰人生慘禍至此已極何生之爲自此遂絕意進取
戊午客江右學使幕稱相得學使卽今學士邵公先
生至戚也方以宏博薦 召入史館當事欲并及先
生先生曰吾無命人也行棄諸生矣焉事官爵後聞
東海陸君嘉淑華亭錢君穀在京師亦杜門相戒拒
薦乃嘆曰天壤自有同心也武定相公督浙閩旣平

耿亂威名震東南文武大吏見皆手板袴鞞懾息不敢仰視聞先生名卑辭來迎先生至則長揖不拜坐定昂首日公功高矣幸勿自滿左右相顧錯愕留幕府作羽檄露布及他記序雜文數十命書人濡筆待口誦授之成不加點集中代草仙霞嶺天雨菴記是其一也居月餘忽有所不樂曰某去矣武定固留昂首言曰某平生鄙文長依梅花以成名今乃自蹈之耶歸自三衢益著書先是先生盛年已究心詞賦排麗之作未嘗爲古文也癸丑後漸事賣文矮屋數椽

洎薪水米鹽蔬果衣服器皿婚嫁祭祀墓埋里閭親戚往來酬應一待文以辦其悲憤無所抒盡發之文至是益奇肆可觀聲名藉甚又好徵搜軼事傳隱僻筆誅口伐信史自命樵李曹侍郎浴嘗謂之曰君輩下筆如定爰書願先生勿苟也忽一日有山人衣麻衣足躡芒鞋踏門告曰求君活我怪問其故曰僕雲間沈友聖也昔遊虞山婁東門皆不我鄙嘗寵以詩文今世能不朽我者惟先生先生亦有以贈我如二公先生雖事賣文有所得餘輒以濟貧嘗見賣畚者

饑寒問之曰生業良苦得上事吾母卽身餓死不恨先生泣盡出牀頭錢與之其有心類如此然家居常忽忽不樂謂輅曰汝輩欲吾文宜及時逼索汝母壽序諾之三年矣今當捉筆又曰汝外王父母當改葬仲舅氏沒薄棺尚在淺土思之心痠得了此吾事畢矣蓋先生性孝友兄弟妻子相繼盡又視其室廬皆灰燼之餘嘗作詩曰九喪廿載壬寅始一炬三遷癸丑前或中夜浩嘆或繞牀走不止惟大醉及爲文時稍解丁卯與吳徵君農祥同客邵氏徵君卽先生少

年時與爲文酒之交者甚契嘗夜對坐忽言曰人日請吾文今吾亦欲得君文其勿吾却徵君問何爲也曰某墓銘徵君拍肩笑曰鹿菴醉矣何得此言數月竟卒先生爲文宗韓吏部而能化其轍迹喜兀坐不甚讀書有問以古文之法曰無法之法真法也精于法者能不爲法縛耳于近人少所當意獨手勺庭集不置而勺庭讀先生文亦嘗從刊溝貽書曰某臥疾客邸必不起以不得見君爲恨江左起衰揣在子矣其字欹斜不正不逾時勺庭遂卒兩人相知尤可異

也先生年六十三生四子長鶚久疾次鏹次鎮早卒
鎮有才先生尤哀之次銘

甥盧輅曰吾舅視人多否少可嘗以輅為可與言輅
方從舅氏學古文也曰吾歲寒集中頗多傑構尚有
奇論數則久藏之胸疲應酬未及發因口授其題并
命意大略曰甥試成之

康熙戊辰中春甥東海盧輅頓首百拜撰

歲寒堂存稿目次

晉安林雲銘西仲選 姪鏊戴仁

錢唐林 璐鹿菴著 鏑去滯 孫洪全校

弟靜福玉山訂 男 銘虎如

卷一

序

宋韓魏公安陽集序

安溪懷古序

唐烈婦曹氏序

張冢宰中丞年譜序

送顧且菴侍御序

別邵戒菴學使序

韜光倡和詩序

旃鳳堂遺集序

贈遊者南歸序

贈關查度序

贈沈方舟序

黔遊日記序

贈繆孔昭序

清溪集序

閱歷記言序

卷二

序

重刻文丞相集序

贈李文水序

贈登州靳使君序

贈東雍劉君序

贈朱伶序

贈軍正叔序

送徐大文遊金陵序

贈泗曲園隱者序

抒愁草自序

談遙止詩序

延陵八子詩序

吳山穀音序

西湖記遊詩序

吳志上贈言序

吳志上詩序

邵甥樾公歷試草序

邵甥景桓遊京師序

送周敷文之長安序

贈申江墨君序

贈金介山序

燈謎詩序

卷三

序

宋謝臯羽晞髮集序

毛會侯續刻文集序

贈沈嵐菴序

贈顏司馬還朝序

今世說序

林夫人詩序

柴夫人詩序

贈葉貞如序

贈丁葯園序

贈閻再彭序

陸母胡夫人壽序

舍弟青崖五十序

陸母陳夫人壽序

贈李且清序

贈霍子厚序

老農七十序

徐媪壽言序

徐孺人壽序

節母金夫人壽序

伯姊夫婦雙壽序

卷四

記

皇帝躬祀孝陵記

揚清祠記

同仁祠記

仙霞嶺天雨菴記

代作

先大父詩記

若谷山房記

睢陽廟剪牲池記

鹽橋廣福廟碑記

朱氏義田記

兩浙督府李公戡亂碑記

邵增益封公崇祀記

周母修街記

呂園二鶴記

沈萬七秀公畫像記

卷五

記

朱文公同年錄記

元祐黨籍碑記

卓氏傳經堂記

二程先生祠堂記

漢關壯繆侯祖墓碑記

象記

周通政闡牘記

崇道堂六經記

雞冠花記

葆光樓記

陸梯霞像記

緯板官記

郁滄浪藏硯記

王右軍真蹟記

兩浙省城河道通塞圖記

卷六

書

癸未擬詣闕上弭盜書

與沈岫菴書

報祝子堅先生書

與毛稚黃書

與汪旃來書

報魏冰叔書

與門人霍子厚書

卷七

書

與朱約菴書

與關查度書

與汪定武書

與丁素涵書

與侯官高兆書

與孫宇驚論史書

與毛會侯書

謝過書

再與毛稚黃書

報門人霍子厚書

與甥盧曾盧輅論文書

與唐翼修書

與門人周襄鳴書

告子書

與周朋九書

與王丹麓書

卷八

傳

與友人問病書

復毛會侯書

孫黃門傳

刑部郎邵弘齋公傳

河間太守顏公傳

徐高士傳

吳孝廉傳

夏美堂存稿
目錄
卷九
佘亭太師傳

郭宗臣傳

許農部傳

沈太公傳

沈仲升傳

朱璧人傳

卷九

傳

陸忠毅公傳

司理溫公傳

婺州金光傳

沈長公傳

丁葑園外傳

卜者胡生外傳

草薦先生傳

琴山樵者傳

韓劉二君列傳

潘太公傳

陳隱君傳

孫長公傳

卷十

傳

烈婦錢氏陳氏合傳

臨海馮氏雙節傳

節婦汪母合傳

吳節婦傳

馮節婦傳

胡烈婦傳

朱氏兩賢母傳

蔡孺人傳

馮少君傳

沈貞女傳

沈孝女傳

林節母傳

卷十一

論

伍員

賈似道王安石

張永嘉

張江陵

明宦官

文

合葬先父母祭文

祭內子王氏文

祭男鎮文

告竈神文

毛女孝貞議

杜少陵諸葛武侯祠辨

卷十二

銘

應孺人墓誌銘

林恭人墓誌銘

來烈婦墓誌銘

楊孝廉逸仲合葬墓誌銘

歲寒堂存稿

目錄

七

稽山布衣沈苞先墓誌銘

陳吉之墓碣

毛少君墓碣

毛繼齋先生墓碣

錢孺人墓碣

先考妣行略

亡妻王氏壙誌

歲寒堂存稿

同學諸子論定

錢唐林

瑤鹿菴著

序

宋韓魏公安陽集序

清興二十餘年遂安毛君際可以進士作令公鄉嘗
新公祠廟為文記之而公實家於相州安陽縣明正
德時公同鄉侍御張君士隆梓公安陽集以示後學
刊本漫滅不可讀毛君謀新之而余為之序曰嗚呼

歲寒堂存稿序

卷一

一

公全集五十卷家傳十卷別錄外集一卷公之詩文。坦。白。和。易。無。雕。鏤。之。迹。詞。取。達。意。博。大。春。容。至。其。籌。邊。奏。議。動。中。機。宜。宛。似。敬。輿。當。日。而。後。世。學。士。大。夫。能。讀。其。全。書。者。蓋。已。寡。也。公。與。范。公。仲。淹。同。策。西。夏。其。後。歷。相。三。宗。定。策。兩。朝。元。功。偉。伐。爲。有。宋。一。代。宰。臣。之。冠。人。盡。知。之。而。始。終。捍。邊。捍。丹。西。夏。終。公。之。世。料。敵。戰。守。人。未。必。盡。知。之。某。嘗。攷。公。生。平。仁。宗。康。定。元。年。始。以。諫。院。改。官。爲。陝。西。安。撫。使。時。范。雍。被。責。薦。范。公。仲。淹。代。之。未。幾。借。范。副。夏。英。公。爲。安。撫。賊。寇。鎮。

戎軍都監劉繼宗陷敗三川寨官軍死者五千餘人。公條上方略。親與經略判官尹師魯馳至闕下。面陳得失。仁宗詔用攻策。已而任福違節度。猶以言者降知秦州。范公亦以擅答元昊書。降知耀州。翰林學士王堯臣曰。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忠義智勇。名動彝狄。不可以小故棄之。循進公隴鳳階成。四路經略。安撫沿邊。招討使。已而四路帥皆改官。觀察使范公等三帥力辭不拜。公獨不辭。其上謝表曰。議者惜臣。茲授謂非美。遷然朝廷憂邊之秋。豈臣下擇官之日。未幾。

借范公。召爲樞副。公自請捍邊。至五表不許。遣中使
趣入對。會西夏議和。公以邊備不可廢弛。請與范公
互往。遂用公宣撫陝西。范公宣撫河東。貝州妖賊反。
除公安撫知真定府。再爲四路安撫使。知定州。循除
觀文殿大學士。再任河北安撫使。復拜武康軍節度
使。河東經略安撫使。知并州。自此入爲西府。歷躋台
司。至神宗立。請郡判相州。方入謝。復以种諤納降。改
判永興軍。陝西西路經略安撫使。再判大名府。河北
安撫使。合而計之。公自起居舍人爲安撫者四。入爲

樞副。復出爲安撫者五。踐大政位上宰。幾一紀。復爲
安撫者二。讀公之集。籌邊許國。事不畏難。蓋積之以
學。練之以識。濟之以膽。當危疑顧命時。屹如山嶽。不
爲動容。廬陵有言。爾時雖百修。亦何能爲。然則公之
自信。與見信於人者。兼容并包。才周八面。而所以成
之者。膽也。嗚呼。廟堂之勝算。繫帥臣之承稟。當公之
初入朝也。元昊來和。稱男不臣。一字犯聖祖諱。二府
以宿兵久。欲委曲從之。公至政事堂。持不可。宰相晏
殊變色而起。公條上方略。卒稱臣受冊焉。溪洞土蠻。

納新婦。其子師寶來歸。告父將叛。運使李肅討之。寇
不已。未幾復通貢。乞還投來子孫。宰相文彥博許之。
公聞而微哂。文公正色曰。且聽處置。何笑耶。公曰。無
他。先約弗殺師寶。俾知龍陽州。乃許納款。元昊死。諒
祚狂童。渝盟入寇。公出禦戎舊策。命馮京安撫。乞降。
詔詰問。以全國體。樞府文公以爲不可。如此則邊事
大起矣。退語同列。且看他料敵已而諒祚上表謝罪。
當判永興時。政府以朝旨督促。議棄綏州。遷降人內
地。公抗言。西賊誘殺楊定。今又遣使告哀。若不詰責。

前後違犯詔旨。遽行冊命。一失機會。轉難控制。嚴敕
將吏。觀兵境上。西賊果縛送殺楊定者。并納綏州土
地。前此降人安堵如故。當時宰臣晏元獻固無論已。
賢如潞公。猶且無識阻撓。與公相左。因嘆范公代公
帥河東。請益兵以行。公則曰。若某自行。不煩朝廷。一
人一騎。范色憤欲請對。與富公惑於光獻之言。捲簾
而後。心滋不悅。均是賢者。一分不及。則不能強同。公
一生不以膽許人。而獨推本朝王沂公有以哉。厥後
辨地界。抑橫使。賴公數言。上慰宵旰。安石入相。而邊

事壞朋黨興青苗利害公不憚媿媿開陳以完老臣
愛君忠告之言而大星旋隕矣人亦有言安石文章
與三蘓歐曾爲宋代冠冕獨是日下五色雲見不於
諸君登第之時而在公唱名之日何哉公他日亦曰
某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莫大乎是
立德立功立言公已兼而有之公謙冲不伐引歐陽
並稱後人著書立說沾沾以文章自矜者當思韓公
爲何如人也。是爲序。

安溪懷古序

勝國當壬午之際一代是非得失之林也燒宮出亡
不可盡誣後人欲執爲烏有亦已過矣去錢唐邑治
四十里有安溪鎮丙辰秋暮余挈舟過溪西黃雲遍
野秋水迴波鷓鴣鳧雁唼喋菱藻間忽聞鐘磬聲舍
舟登岸遙望浮屠半吐山椒拾級而登寺僧方率村
農繞殿走高聲唱佛號左肖僧像袈裟綴龍袞心奇
之老僧供伊蒲像前告余曰是前代建文皇帝也出
亡時至吾鄉日始出僧徒搆木結茆名曰東明寺夫

遜國無信史。其見於野乘者。皆言兩至吳淞。宣德七年。曾遊吳山。而安溪無聞焉。余謂地僻山幽。龍藏隨處。而安惟此可信。老僧更曰。樑有辟塵珠。簷前懸風磨鏡。歲久爲人盜去。最異者牡丹。千萼花皆白色。折枝分種者多不榮。歷今三百歲。而傳爲帝之手植。嗟乎。壬午之變。帝雖遠引。其他抗節諸臣。其死如飴。斷頭截脰。常刑耳。乃至劓鼻。割舌。瑤齒。洞胸。皮可貫藁。骨可揚灰。甚至油鑊。生烹鐵箒。刷肉抄族。外之宗逮鄰姓之友。豈當時碧盡諸臣之血。其在于今。猶哀銜。

讓帝之花耶。獨怪帝之出亡也。崎嶇川滇黔粵之間。中朝使者伺察無虛日。假令得之。抑刑之乎。否也。吾不知老佛果歸否。死時果葬西山否。茫茫今古。不可詰問。文皇長駕遠馭。歷二百四十餘年。傳之子孫。一朝不祀。以視時移代易。而伊蒲之饌。猶令田夫野老。望遺像而祈年。其得失爲何如哉。爲之三嘆。而系以詩。其一曰。寂寞空山裏。披緇隱翠華。君臣俱是客。師弟已無家。寺古還留殿。天崩憶避衙。伊蒲猶有饌。麥飯泣龍蛇。其二曰。慘淡擔瓢衲。扶危各有人。鬼關開

覺路鳥道渡迷津。未及金鋪埒。先藏珠辟塵。雄圖屯
曆數。遺跡闢荆榛。其三日西土從茲渡。東方冀再明。
繁星猶拱極。落日已虧盈。任爾稱中夏。勞吾入化城。
隨緣銷幻影。到處有鐘聲。其四曰廟貌存丹堊。龍潛
未老僧。風磨誰竊鏡。日昃不傳燈。麋鹿忘山寺。牛羊
上孝陵。好聆春燕語。搔首問金繩。其五曰獨殿東風
恨。枝枝雪作花。到來村父老。只解問桑麻。行旅留陳
蹟。棲遲感物華。猶尊三百歲。不降五侯家。其六曰藏
匣何人意。酸辛不可聞。那知堪作佛。暫爾墮爲君。鳳
曆添洪武。鴻圖失建文。一鈎新月在。猶伴嶺頭雲。其
七曰履險終能濟。溪安且避矰。碑存無一字。座下托
三乘。今日僧伽息。當年帝子憑。依然呼老佛。膜拜祝
豐登。其八曰封樹原烏有。西山今復誰。歸時盈白髮。
去日久低眉。難信前朝史。空吟弔古詩。春來啼杜宇。
歲歲近花枝。

唐烈婦曹氏序

鹽官諸生唐君之坦死其婦曹氏殉焉邑侯許公三禮登堂弔祭於是邑人爭以誌銘歌詩傳贊彙梓若于首其族子唐君蒼甦屬余爲序余告之曰諸君毋徒歌咏婦人也乎孔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求者徘徊却顧之謂也世之成仁取義宜死不死則皆此求之心害之也人無不求生而忽曰可死死亦難矣自公孫杵曰云吾爲其易者難也而易之出于公孫杵曰之言則可出于他人之言則不可吾每讀史至國

亡社屋。一二抗節諸臣。率皆爲其易者。以去其餘。徘徊却顧。始未嘗不慷慨激發。久之。猶恐其隱忍不斷。文天祥北轅時。有生祭文丞相文。粘之旗亭驛壁間。以勸死。而况于他人乎。而又况于婦人乎。婦人之貞者。夫死。豈必皆從。卽年少無子。徐以待宗祧之嗣續。亦豈必皆死。人亦有言。可以死。可以無死。烈婦密與夫誓同穴。旣已諾之於生前。不欲悔之於死後。古稱愚孝愚忠。胥是物也。然則烈婦當夫病革時。絕粒已數日矣。一慟而死。則烈婦亦含笑地下。天欲成烈婦

之志。播烈婦之名。淬礪其冰心。鐵骨貞魂。毅魄炳于日星。峙于山岳。使人驚而悸。寒而慄。精移而神喪。不。僅許世人咨嗟太息。悲哀作婦人啼也。求絕食死。求齧制錢死。服溲死。不死。更赴水求死。求灰水死。不死。至投環始死。合而計之。灰水制錢服溲中間雜以砒。凡四。投河一。絕食三。投縲一。共九死。以成其一死。嗚呼。婦之事夫。猶臣之事君。烈婦鹽州人也。州故有雙廟。祀張巡許遠。推此志也。烈婦將與張睢陽追烈矣。爲臣不忠。爲子不孝。爲友不信者。慎毋污烈婦而拜。

之。烈婦父名頴。洙海寧翟墩里人。

張冢宰中丞年譜序

在嘉靖慶曆間。吾鄉有名臣曰冢宰張恭懿公。瀚其從弟中丞公濂。立朝大節。載在國史。歷今百餘歲。族孫鳳以年譜授余。臚列周詳。可徵文獻。余受而卒業焉。蓋不勝掩卷三嘆也。兩先生先後事肅皇帝。回爲郎中丞。改秩銓曹。陟銀臺。晉屯牧都御史。終肅皇之世。遭時齟齬。齋志以歿。冢宰敷歷三朝。角巾投老。至今人羨稱之。嗚呼。肅皇中葉。闕意佞修。時復駭電崩。雷使人魄。驚魂悸。貴溪分宜。兩姑難婦。中丞寧誦。毋

伸壯年高蹈。其後義兒視師。介幕府。交謹而卒。不應。爲肅皇之臣。於是乎有終。穆廟臨御。譬如激湍。忽遇安瀾。長年三老。停舟角技。華亭新鄭。兩賢相阨。冢宰迴翔中外。直而不阿。陟司空。長百僚。爲皇祖之遺老。爲聖子神孫之良臣。方以爲托始。然而卒忤江陵。以歸者。人或憎江陵。吾以爲江陵之不幸。公之幸耳。何則。分宜妒賢黷貨。中丞未十年。稍稍貴顯矣。卒以譴去。冢宰服官三十載。分宜去。自中丞踐冢宰。凡九年。是華亭新鄭所稱知公者。至江陵而始大用公也。假

令江陵。不奪情。公未必不歸。獨是六年之間。虛已聽公。比新鄭之戀戀。掌銓爲何如。貪而從欲。美始惡終。君臣之義。僚友之情。兩者失之。而公已冥鴻天外矣。嗟乎。江陵柄政時。慎擇六卿。妙選將帥。及其歿也。誣爲黨人。不憚鋤而去之。以快其私。假令公不歸。在今日。徜徉湖山。必有指而目之者。欲如中丞之高蹈。胡可得哉。吾故曰。公之幸也。然則士君子立身。益可信矣。出則爲祥麟威鳳。處則爲伏鸞隱鶴。以忠蓋予。君父以公是公。非予僚友。以難進易退。予輿情物論。大

歲寒堂存和
卷一
臣之道其庶幾乎。雖然分宜無論已。江陵用公豈預
為奪情地乎。史官馮夢楨曰。丁丑以前居然賢相。馮
為公作傳不盡詆江陵以諛公。余為表而出之以示
賢子孫。存公評云。

送顧且菴侍御序

歲戊午余客江右。天子詔徵博學宏詞至京師。吾
鄉布衣應君撝謙以疾辭已。而徐君林鴻兩吳君任
臣農祥相繼就徵。余聞之忉手相慶。草茅下士一旦
得天子為主司。自漢以來乃為僅見。及余還里。始
知中丞陳公亦以顧君豹文薦于朝。已而尚書檄下
中丞詣門促就道。且曰。君積學多聞。與諸君同曾為
諫官。與布衣異記。曰。君命名不俟駕禮也。微余亦曰。
上雅好文學。藉君述作再入承明之廬。君每飯不

忘君父天實相君或者嗣此稱無恙以答上眷乎
余往勞顧君骨立若不勝衣二三耆舊白髮蒼髯把
杯祖道顧君牽余袂曰君方歸且轟飲以酬契濶嗚
呼人生壯盛不過三四十年吾儕謬云稽古中間擾
以饑寒阨于進取盜虛聲者何限循名責實其有愧
于君者多矣記余識君時余少君八歲窺其撰著瑰
偉奇特然志期匡濟輒投筆曰寧能閉戶修詞章老
耶越十年成進士試爲令期年政成徵拜御史余郵
書賀君曰士從田間釋褐登朝雖以天下爲已任未

必卽爲宰相一旦得爲諫官與天子爭可否爲生民
計休戚爲天下興大利除大害上殿數言奚啻長楊
羽獵數千萬言耶當君入臺時公卿大僚上佐聖
明朝無缺失一時垣省率皆矯尚名節不難指斥乘
輿以博天子之改容傾聽獨君怒焉憂之曰吾儕
言官也言而當足以裨國是言之不當雖天子不
以爲罪而使異日輕諫官非計故雖彈劾不避權貴
卒無妄言以汚士類與人交寬大和易四方車騎至
西陵願望見顧君乞言無虛日不獲已從藥裹中強

起視草文成亦聊以自娛病不能飲則名客飲如已
酣適客刻燭爲詩君能從而和之老而好學於君益
信猶記曩者君三十余驕語君稱少年歲月居諸余
年五十有三君已六十有二余浪遊餬口別君去去
而復歸猶得與斑白之髯雜坐飲酒話三十年前事
驪歌雖唱嘉會留連不可謂偶然也而君方驅車北
去豈君之英思壯采未竟於少年時而將大展于旣
老耶君行矣余猶立河干望之

別邵戒菴學使序

某遊豫章客洪都最久日得邵君校士狀涉季秋將
旋里謹綴一言以告之曰吾觀君造士而知師道之
猶存也何則國家愛士故造士造士莫先貴士今日
之士賤甚矣塗有冠儒冠服儒服者雖牧豎得而呵
之近時仕宦遇儒生不憚索瘢爬垢餒士氣造士者
又不察所以而以士徇人以故身爲士而羞稱士嗚
呼此豈獨江右爲然哉方士人小學黨有師塾有師
升于庠庠有師令猶父母也兼爲師進而守及於藩

臬。爵。有。差。等。統。稱。曰。師。卽。上。而。臺。使。者。無。可。稱。也。亦。止。稱。之。曰。師。士。之。貴。明。甚。乃。國。家。每。三。歲。必。擇。一。憲。臣。以。爲。之。師。君。子。之。居。是。官。也。猶。其。爲。是。師。也。國。家。以。官。爲。師。高。坐。絳。紗。帳。中。士。得。請。業。親。色。笑。者。寡。矣。邵。君。至。卽。下。教。曰。吾。忝。爲。多。士。師。尊。矣。而。又。高。自。峻。整。使。弟。子。不。知。師。師。嘗。不。知。弟。子。尊。而。不。親。吾。甚。愧。焉。彼。章。程。文。法。原。循。例。以。待。不。肖。之。士。乃。持。之。益。堅。違。之。益。力。甚。非。所。以。廣。教。化。禮。賢。良。文。學。也。於。是。屏。供。億。絕。請。託。散。騶。卒。重。門。洞。開。以。次。校。閱。呼。博。士。曰。

汝。於。士。師。也。竟。日。侍。諸。君。老。矣。禮。不。以。筋。骨。宜。隅。坐。士。或。叩。頭。白。事。君。面。發。頰。連。呼。曰。起。汝。曹。膝。易。屈。出。詣。有。司。長。跪。罄。折。故。世。輕。儒。生。士。不。自。貴。而。曰。士。賤。毋。妄。言。所。至。城。郭。丘。墟。卽。憇。僧。舍。或。民。居。不。則。編。竹。爲。篷。以。試。士。從。容。環。立。面。承。可。否。寒。者。與。之。衣。饑。者。與。之。食。道。遠。者。寬。其。期。贖。其。歸。士。徒。步。百。里。送。君。君。下。車。絮。語。慰。遣。之。行。部。所。至。士。郊。迎。君。又。下。車。慰。勞。道。故。遇。其。父。兄。卽。詢。其。子。弟。問。學。業。宛。如。家。人。婦。子。凡。四。年。如。一。日。歷。十。三。郡。或。三。試。或。四。試。感。激。如。一。

人而童子爲甚。君遴拔靡遺。久困村塾者。稍選而比。於士稍選而餼于庠。稍選而歌鹿鳴者。凡九人。其他才多溢額。一經品題。貧者爭延爲師。鰥者爭授以室。宛如取其室。家空乏而謀之。童子銜恩泣下。肖君像以尸祝者。凡百有餘人。洪都人爲予言。自君至而比戶聞絃誦聲。咸貴爲童子。豈微士不寧惟是。前此下車伊始。羽檄交馳。幕府藉君咨議寮。家藉君襄贊軍食。藉君借箸。纍囚藉君全活。對簿將領藉君緩死。蒙難學博藉君剖雪。羈縻商賈藉君生還。十三州之士女藉君完聚。省會室廬藉君安。每按郡兒童婦女咸知姓名。停車驛館。父攜其女。夫掖其妻。提壺進饌。歡呼羅拜曰。果吾父也。生我成我。又豈獨師弟子爲然哉。今者疆圉奠安。實惟君。君不以官爲師。而以師爲官。使嗣此居是官者。知有師道。亦惟君某行矣。謹述其大端。豫章多士。必能流涕讀之。

韜光倡和詩序

壬戌秋暮友人張君孫鳳關君全美孫君龍手韜光
倡和詩一編屬余序嗚呼自有開闢卽有山川而山
之幽秀而崔巍者若匿其奇以待人之有目如靈隱
之有韜光是也靈隱顯於晉韜光始於唐後人名之
曰巢居曰岫嶁白少傅與僧酬唱而菴由此名焉順
治乙未余避暑靈隱久之遊韜光隨澗而西曲折數
千磴夾道泉聲在剝木中木葉飛來秋容已老已而
登菴金蓮池畔始讀白少傅詩留宿僧舍觀日出日

脯大雨不果。又明日夜半披衣坐門限。殘月漸墮。山外偃息復起。良久遙望大海。日輪將升。光影上燭。萬縷雲霞從暝色中。青黃碧綠丹朱錯采。變幻飛動。不可端倪。輪微吐。紫如臙脂。五色雲氣忽淨如洗。已而摩盪四射。不能正視。而日光已照山坳。更望大海。茫茫天白。見蕭然雉堞。見大江一泓。湖水與衣帶江流靜而不動。余初至將雨。雲氣滃濛。山頂如螺髻。忽掩忽露。詰朝麗日橫空。江湖城郭晴烟輕漲。留連信宿。天初曙。光透禪扉。四山猶暝。獨暮色自遠而至。眼前

有景。吾不知在諸君意中否。夫靈隱勝甲錢唐。遊者春日爲多。尋幽攬勝者絕無有。吾鄉人士至有老死未登韜光者。余宿山寺。夜聞人笑聲在菴之右。質明詢老僧曰。無之。落日樵歌。夜闌虎嘯。是此間良友。嗚呼。歲云秋矣。草木變衰。空山無人。危巖絕壁。中山鬼遙啼。淒清之氣刺人肌骨。遠眺山下。徑封落葉。無酒沽我。自笑乙未去今二十有九年。余遊不再。君等三人何戀戀於此。相聚而和白少傅之詩。得不令空山笑人乎哉。

旃鳳堂遺集序

陸鯤庭先生有遺文曰旃鳳堂集始先生兄弟各以鳳顏其堂長曰威鳳季曰白鳳嗚呼旃鳳吾不得而見之矣見鳳毛如見旃鳳焉頃者鳳幾斂矣威鳳忽翔于千仞人莫能知其處獨白鳳低頭鳳穴以將其雛而旃鳳之文曾散落于人間余猶得竊而讀之夫文者旃鳳之所愛也山雞顧影猶自矜其羽豈惟鳳遺文具在其氣如虹其魄如虎其顧盼如天門龍起一展視光奕奕飛動而况親攬其德輝乎旃鳳在時

其文常欲凌兄轍弟。假令豐滿至今。吾不知雁行誰勝。夫愛文與愛生一也。愛生卽不必戀梧桐竹實而長處丹山以老。亦無不可。乃其棄其文而誓與雉伍。是所愛有甚于文者。而余猶淺淺焉。日取其片羽而翫之。得不令鳳毛笑人乎哉。

贈遊者南歸序

汝躍馬去時。吾雖載肉於俎。崇酒於觴。將有以告汝。而吾不能。今歸矣。固無待乎。吾之言之也。雖然。吾願言之。君南人也。落魄嗜酒。挾傲帶。走長安道。別時謂人曰。吾將易兼金以歸。人咸信之。一渡淮。舍水而陸。舍舟而驢。客苦饑。君兼渴。憊甚。抵京師。塵汗人。如逆旅時。無錢不能出。錢少不能沽。思故鄉薄醪。如金盤露。以傲帚。易兼金者。趾相錯。爾時君不自料。其至斯也。日赴貴人飲。飲畢。勞廝養卒錢一千。無錢卽不能

赴飲得贈金喜甚坐逆旅中月賃屋日沽酒樽日滿
金日蝕酒罄金至金至酒罄環相爲伺而君憤然歸
矣歸時面鰲裘敝視其裝纍纍重發篋則公卿大夫
贈言數軸也其詩肆好以寵布衣榮矣夫行者必以
贖禮也今之贖者率以詩是卽君向所欲易兼金以
歸者也而君適以詩易詩後之遊者其以吾言告之

贈關查度序

今有人其容粥然其氣溫然其瞻視莊莊然叫囂妄
語者鄰其側必斂袂愧而去有之乎曰有之無如吾
友關君關君明府蕉鹿先生子也年二十三舉孝廉
無喜色躋於兩府丞相試者二十餘年無慍色以文
章自娛飲至一石不亂望之其容粥然其氣溫然其
瞻視莊莊然人以此重關君始吾與關君同閭閉關
君居巷南僕居巷北歷二十年未嘗互通刺數與關
君飲他所主人行酒嚴名客飲客畏主人如木偶余

方叫囂妄語。主人笑曰：狂生及中酒，箕踞飛揚跋扈，目無主人禮法者，嫉余曰：狂生，媿何側媚者。阿主人意而又畏余，阿私相請曰：狂生君在座，屢代余酬，又不謝君，卒無語。度君意亦必曰：狂生久之，卽余亦自責且笑曰：吾真狂生。沈君麻菴者，君同年生也。好文一日授關君曰：吾試觀之。關君笑曰：林生狂生耳，惡能文。及展卷一擊節，一覆觴，酒盡而不醉，拍案大呼曰：吾幾失狂生。已復喟然嘆曰：豈惟林生夫士君子立身匪獨文章已也。無素心必無剏獲，遭時不偶。

至不得已始以文章鳴異日發爲事業見于經綸其心術之純正可爲忠臣可爲孝子可爲忠信廉潔皆可以文章卜之先民有言必也狂狷乎嗚呼如君言余滋愧矣。余無妻關君每至直入余室文成輒取去。余過關君關君復笑曰：余將請繼室不吳衛人釣于河得雙鯉登其床呼酒飲而顧愛余文口不置嗚呼余滋愧矣。昔吾耳沈君名先十年而今始識之君邇吾居久數與君同飲猶不識也而君今始識吾然則世之易言交者視關君益滋愧矣。

贈沈方舟序

異時一老父年八十餘懷刺詣門求通既坐定則曰君吾師也僕口噤數日老父老父曰爾疑吾年乎夫學者氣之所積也氣無形而嘗盪於空際真人未出秦皇帝先知之氣也地積氣而潮生焉山川積氣而出雲草木積氣而甲析其在人也少則盛老則竭記日閉塞成冬老人冬象也是故少年不可以不學沈君方舟少年之僑胥也客數數言沈君好學能文章一時耆舊皆與友其後遇君於毛君稚黃座上清譚

暢辯時吐奇氣。忽憶昔者老父言啞然失笑。乃沈君
心彌抑。意彌下。言無纖趨。行無詭隨。自視歆然。若粥
粥無能者。嗟乎。人當既老。輒悔不若少年。夫古今少
年孰如賈誼。終軍。楊修。禰衡。其人者。誼氣奇。故其文
奇。然忠能結主知。而不能彌衆謗。議者猶譏其無識。
終軍何人哉。大將軍數出塞。失利。欲以長纓繫若頸。
氣夸。故言誕。修氣矜。而喜。衡氣憤。而激。悻悻不自容。
而甘以言辭賈禍。然則氣也者。積之以學。而又養之。
以識。承之以謙。孟子曰。配道義是也。昔者老父語其
以是。夫嗚呼。人情不甚相遠也。憶僕少年時。鬢鬚眉
飛揚跋扈。見老生期期。輒代爲剖決。氣驕意嘗。輕老
生。若自恃長得。少年朝餐夕宿。覺日月無幾時。而忽
焉。老之逮已也。閉閣思往事。汗浹背。亟以語少年。少
年不吾信。而沈君積學力行。出其撰著。老生不解。作
何語。然則君非吾友。乃吾師也。僕德不加。修業不加。
進。君欲引年。而令僕踞受牀下之拜。彼老父者。獨何
心哉。

黔遊日記序

遂安毛子會侯梓黔遊日記凡十有餘年而始交林子手一編屬余曰茲記也不可無君序余披讀再三慨然曰君知夫天乎天之待人也靳才名不靳富貴儘有平平無奇安坐而躋華臚在天視之抑若未嘗有此人者人苟有才其妒之也無分貴賤錙施較量得之稍多便若爲所記憶時時迫蹙督責斯須佚樂急加束縛有時而喜雖其所可恕姑爲謔浪笑傲以困之然而已不堪命矣丁未四月毛子補理黎平六

月盡罷天下理官。吾意各省大吏傳檄使歸便足了。事必令之入境納告身。獨毛子馳驅萬里較他人勞苦百倍說者謂當時宰相無識不惜小臣至此而不知皆天也。毛子少年連翩高第爲人企羨孜孜撰著卽筮仕司刑暇輒起草復以詩古文詞擅名海內上官陽爲殊禮心實忌之是必以文章驕人者而况天之忌才也甚於人今也官階如故聲稱如故聊與之作戲明明一紙空牒無甚重輕使之將而行灰堆糞壤中當逐臣遷客毛子安而受之舟車所至吟咏不

輟水窮而陸陸窮而水甚至主人策蹇奴臥安車險而蹶者趨者束薪緼火涕泗漣如此中行李惜無龍眠與俱圖書迄今讀其詩文翛然自喜覺此行助其筆端猶存見少。嗚呼黔古鬼國也不毛荒服仕宦所不爭商賈所不至攷之前代黎平龍標寨唐王昌齡謫尉於此尚載方誌中以爲美談夫黎平爲夜郎分野同時後昌齡而至者則有太白歷千載始有能詩如毛子再至其地自古山川風土以名賢重毛子投牒卽行猶之未至茲遊也雖謂天之愛才可也。

贈繆孔昭序

假○令○有○人○克○葬○其○親○而○交○諛○之○爲○仁○人○孝○子○其○負○慙○
必○甚○何○則○人○盡○爲○子○生○事○死○葬○分○所○當○爲○盡○人○知○此○
乃○錢○唐○百○萬○家○力○不○能○葬○者○都○亭○村○社○棺○比○如○櫛○其○
可○葬○而○不○卽○葬○與○夫○謀○葬○而○漸○惑○於○不○敢○葬○荒○煙○蔓○
草○之○下○斂○魂○滅○脛○歲○月○滋○深○而○無○能○相○告○語○嗚○呼○人○
盡○爲○子○盡○人○知○此○而○舉○世○皆○蹈○之○亦○獨○何○哉○繆○君○孔○
昭○西○陵○之○貧○士○也○好○讀○書○以○臨○池○自○娛○少○年○困○阨○依○
人○廡○下○授○經○糊○口○一○旦○昇○先○世○棺○十○有○四○列○葬○桃○源○

山麓為祖妣三為父母二為伯叔父母六為族兄一為族妹未字人者二人亦有言子於父母較祖於孫則少間子不葬父母而冀孫葬其祖則惑甚信斯言也以孫葬祖猶為僅事假令子死孫存祖將不葬乎哉仁人孝子亦何忍為是過激之論以薄待斯民也乃繆君推本同氣咸得妥骨九原孫能葬祖又不必言僕獨怪繆君食貧久安所得財而毅然克行其志若是繆君慨然曰某聞世之季也治日苦少凶荒兵火猝然難知即某年方壯蹉跎荏苒貧無所稱貸有

田數畝冀飽生者不如先安死者盡鬻以供窀穸生聚族而居死同山而穴皆吾祖吾父意也嗟乎繆君昔宋徂徠石先生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歐陽公亟稱之僕謂徂徠歷五官薄祿所入差可經營較君十四棺不為多君無室廬鬻田以濟較徂徠七十喪不為少見義有勇寥寥有幾此皆仁人孝子咨嗟太息亟欲願見其人以風示天下者也僕亦人子歷十有四年始克葬親兄弟妻子死喪相繼薄棺淺土浩歎無財少子幼孫尚待吾給衣食僕老矣執筆贈君

歲寒堂存稿
有滄浪沱

卷一

七

清溪集序

甬上錢子稚廉以其先公清溪集見示遺文僅三十
篇而忠孝名節服官梗槩已見乎此嗚呼先生歿四
十有三年由今追昔爲歲癸未越一年而天崩地坼
讀其遺疏使皆盡職如先生何至孤立而殉社稷哉
先生登崇禎元年進士甫觀政卽請復書院惓惓以
正人心辨奸佞爲亟及仕刑曹清理淹獄一疏讀之
令人心惻蓋思陵十七年間流寇潰於外庸險諸相
臣蠱於內刑罰不中囹圄慘毒司提牢者一月更代

率皆視爲故事未敢有入告者先生則曰吾司刑宜
言刑知而不言是欺君父先生疏內開載六老監六
見監并新監女監囚多至一千二百二十九名自神
廟以來所未有其相埋故紀說帖云陝西司孫世啓
于三月十七日身故直至二十八日始會單相埋舉
一職官而他囚之怠緩可知舉一春時而三時之怠
緩可知假令序當炎暑羈遲至二十四晝夜屍蟲滿
獄罪應至此情何以堪夫古稱刑曰祥刑尚書以下
官屬多至五十餘員豈皆未知耶先生集內一疏三
說帖凡在朝在省司刑者當錄一通置座右其有補
於刑獄不小璐不佞謹述其大者附先生集以不朽
其他嘉言懿行散見于司李督學者備載黃君宗羲
萬君言銘傳中不具贅

閱歷記言序

澱水唐子翼修以格言一冊屬余序而名之曰閱歷
記言展卷讀之若甚有警於余者讀未竟余首頰至
地晨起夜思自返諸身余首愈頰至地嗚呼唐子之
自勉以勉人者不可謂不至也且唐子之爲是言也
豈徒以名相市哉而其言皆本於閱歷一言一行之
閱歷而吉凶悔吝生焉一事一物之閱歷而進退損
益伏焉俄頃之閱歷而終身之追悼寓焉省察制防
之嚴此其心如帷燈然釜無膏則時現時滅膏滿注

而耿耿長夜心猶釜也。居敬於心則猶膏也。推之讀書研理不閱歷則神智不生而古人之精神不出。唐子年將艾自閱歷以來記之以自省者較之研京十年練都一紀門庭溷廁多著紙筆詞賦之學其於身心性命何與焉。今天下蕩佚成風學士大夫以及少年弟子恬不知寡過之學覽唐子之書則思過半矣。孔子曰執事敬敬則可久閱歷中惺惺常存是編也。謂唐子居敬之學可也。

歲寒堂存稿

同學諸子論定

錢唐林

璐鹿菴著

序

重刻文丞相集序

此有宋廬陵少保右丞相信國文公之集而錢唐後學林璐爲之序曰嗚呼公豈必以文章重耶某過廬陵道出公祠下輒徘徊嘆息未嘗不惜公之志悲公之遇徒懸公大節以酬宋養士之報也孝宗朝永康

陳亮直言對策。亟以復讐爲請。至光宗始擢爲第一。當是時。偏安未久。徒嘉其言。而弗能用。傳至理宗。藉元滅金。方告廟。飲至。幾忘元之噬宋。公是時扼腕對策。豈欲以空言博上第者耶。浮沉中外。卒未獲大展其才。至德祐始將兵入衛。除知平江府。留不遣。更上言。分天下爲四鎮。敵不難却也。小朝廷無識不報。未幾奉詔如元軍。而三宮已北徙矣。公間關浮海。崎嶇閩廣之交。片土圖存。明知無濟。獨以百折不磨之身。寧將羣羊以搏狼虎。灑涕告人曰。國家養育臣庶。三

百年。吾庶幾以身殉之作。天下忠臣義士倡耳。當公之見執於五坡嶺也。身爲俘鹵。誓死如歸。元之將重公禮。公元之君若臣。愛公慕公。改館公。獨宋故臣留夢炎等欲死公。夫元不殺公公。必不愛死留。夢炎忌公死。公公視之與愛公等。乃百世而下。猶曰此非元殺之。而故宋之宰相殺之也。其視王炎午之勸死。何如哉。廬陵人士習公之節義。讀公之文章。俎豆公於鄉者已數百歲。迄於今。兵燹之餘。懼遺集漫滅。復梓以新之。嗚呼。公豈必以文章重耶。泰和郭青螺曰。公

衣帶中八詠。天下文章莫大乎是。然則州人士之梓公集也。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贈李文水序

古之學者。所至必求友。然有見其文而願友其人者。亦有友其人而始見其文者。至未嘗見其文。并未嘗見其人。因友所稱。說慨然想見其爲人者。亦恆有之。吾友周君敷文。爲余言。始客廣陵時。遇興化李君文水。於太守座上。一見如平生歡。數與余握手申肺腑。未幾各別去。經今五六年。未嘗見李君。余徙居無定。欲渡江者。再不果。庚申秋。李君道出錢唐。停車訪余。余方自外入。瞠目問訊。驚喜道契。關注視鬚眉良久。

李君忽掩面大哭。余錯愕四顧，欲疾問其所以，不得。李君嘆曰：「吾別君久，君尚爾耶？」言已，又哭。蓋余寄居廡下，主人聞哭聲，男女大駭，聚觀戶外，側聞私語曰：「周君新喪婦，是必婦戚來弔，嗙故哭極哀。」一曰：「非是。客從淮西來，乃友也。」余始而惘然，繼而赧然。及感李君哭始，覺頻年落鳧狀，行年四十，僅與幼女獨居。淒然淚下。李君命奴子取酒呼余曰：「且飲，僕將之姑蔑歸，當與君語。」掉頭竟登車去。嗚呼！李君其猶古之人耶？廣陵固一都會也。河山邈爾，淚溢江波。李君以宰相裔孫，歷變更不爲少矣。假今之世，盡皆危困相恤，患難相拯，是庾信徒哀，而江淹空恨也。李君其猶古之人耶？夫士之貧者，雖未必皆才；然才者，未必不貧。假令李君交止一周，君卽一哭以謝周君，亦無不可。李君所至，輒求友，假令盡如周君，吾恐荆廣陵之濤不足供李君雪涕也。周君又曰：「李君來，亦願見君。」余曰：「且止。君視我與君何若，而可令李君見乎？」雖然，果能來，吾當述君語爲李君道之。

贈登州新使君序

吾友潘子蒼山歸自登州者再輒口西屏使君賢不置且曰使君積學多聞好讀書求友猥以官守不獲枉見君君能從我一泛蓬萊閣乎余漫應之曰能嗚呼居今之世天子方貴士礪廉隅矜名節者猶不敢以虛名應詔寧都魏禧仁和應撝謙是也然自王公大人下及丞尉皆求士以余所聞大率工妾婦之道行穿窬之行以求媚於世不爾則嗤曰狂曰癡士甘自賤則皆主人成之也且夫解衣推食至切也

設醴懸榻。至敬也。享敝帚以千金。至奇也。獨太白所謂堦前盈尺之地。必不能使之揚眉吐氣。而欲其矯拂真性情。以從我。恐賢者亦恒有使君其以鄙言爲然耶。否耶。余與潘子負郭窮巷。其貧同。懶散成癖。亂頭麤服。不喜見要人。其頑鈍同。濁酒殘篇。聊以永日。其志趣同。腕可斷。饑欲死。而慚於獻諛。其硜硜自守亦同。今也聆潘子之言。使君之禮潘子亦至矣。獨是潘子與使君周旋久。僕遠隔二千里。未嘗親承。譬欵謬以狂名。致勞使君之寤寐。可若何。夫學問無窮。垂

老都不復進。氣衰力竭。無以副使君意。登州東臨大海。當怒潮澎湃。魚龍怪物噴湧而至。皆以其氣爲激揚。故海市蜃樓憑空結撰。竊意文人亦當如是。乃寥寥千古。昌黎而下。遂無其人。而余以潢汙行潦之水。豈足當大人先生之一聆哉。人亦有言。所見不如所聞。余衰老騎馬。何異乘船。姑伏處岩穴。待使君之刺。吾州幸不填溝壑。尚得以野服見也。文成以示潘子。潘子曰。異哉。此使君誕辰也。余大笑。把杯遙爲使君壽。時丁卯九月十有四日。

贈東雍劉君序

東雍劉君霽陽以貨殖走西陵將旋里沈君窳菴齋
油素四尺詣余告曰劉君僕舊好且老儒也艤舟河
干私於僕曰君能念故友敢邀惠於君必得鹿菴一
言嗚呼人惟求舊余旣已知之矣以觀今日念舊者
何人乎世之衰也得新忘故其大者蕩佚名節不憚
背君父棄師友鄉里小兒噉虛名意所趨附忽分向
背至若明明言利逐什一者抑又末矣劉君去蜀富
人何幾而令我愧楊子雲乎沈君曰劉君故長者嘗

宿逆旅。昧旦。客皆分道馳。一金陵裝誤逐隊。劉君天明望見此車。夫曰。汝誤矣。監其車還逆旅。語主人曰。客吾故人。若來便可見。還其後經故道。休柳下。數車夫偶語云。吾向迷失道。一壯大男子。叱余返。不然。吾肉將爲糜。劉君跨鞍顧盼笑曰。汝識昔日男子否。某便是。問姓名不答而去。然則劉君蓋俠者歟。余猶憶歲甲寅。憂時念亂。感嘆歔歔。一客語沈君。卿等長江南。不習見兵革。昔者流寇躡西北。當平陽未陷時。年少氣憤。曾奏記幕府。嚴守毋戰。使賊不渡河。卽可界全晉。并以蔽神京。卒破絳。及蒲。踰太行。蹂真保。四塞河山。如摧枯拉朽。惜哉。吾謀不用。全身鋒鏑。棄儒謀饘粥者。三十有餘年。今老矣。憶往時。如魚在釜。何圖驅車吳越。得徜徉佳山水哉。余時改容傾聽。不交一言。而孰知卽劉君也。微君言。吾幾失劉君。嗚呼。世方重貨財。而輕仁義。劉君與沈君。睠念舊好。感交焚券。邂逅情深。已閱兩世。以視積財生驕。驕生吝。吝生貪。則又劉君之所羞稱也。儒何足云。

贈朱伶序

茂苑有伶人朱姓者名玉少時隸西陵樂部貌如閩人恭謹無比余家近書肆朱伶日倚肆繙書暇必至肆主人告余曰此伶人也余笑曰若伶安知書是時朱伶樂部稱下駟纏頭視他部爲絀衆伶博奕好飲朱伶獨耽書從儒生問句讀乙酉亂兵潰故家大族避兵山谷朱伶猶豫不忍去曰吾卽去書誰與守樓船將軍營江上盡室棄其書挾貲走戍守者以書爲庭燎火光嘗達旦負販傭竊其殘編斷簡或錦裝玉

軸者鬻於市書無貴賤權輕重授錢伶益喜益市書
余倚市門呼之曰卿梨園子弟耳此何時也乃更市
書耶伶曰異甚某幼時登場歌隨師授衆伶貌爲忠
孝廉節坐客肅然停卮敬聽其或才人落魄志士墮
心則又淒然感憤泣數行下及涅面爲元惡大慙智
者把杯嬉笑癡者喃喃詬詈不少休某退而詢諸儒
生或曰事在某朝在某史輒從書肆按之真僞時有
以此愛觀書今老矣輟業教六七歲歌兒縮飲食節
衣服嘗有餘錢頃者儒生盡棄書易粟粟貴書賤此

千載一時也余聞其言太息至再江以南當全盛時
貴遊子弟莫不鳴箏蹴鞠六博擣蒲聚歌兒舞女相
娛樂迨至畫江而守處堂燕雀猶且投錢西邸黃金
橫帶宛似優伶登場始終保持富貴之臣安在妻孥
散失骨肉流離迴念圖書灰燼抑又末矣爾爲伶豈
盡知書顧愛書市書白首何哉寧能作黑頭江總否
耶雖然爾爲伶悟而求之書今者耽書久得無悟世
之盡爲伶乎吾恐坐客停卮掩面嬉笑詬詈者之不
能漫滅於人間也伶觀書之暇其就予言思之

贈惲正叔序

假○今○之○世○有○人○于○此○繫○身○栖○隱○漠○然○不○與○世○相○接○其○
跡○易○見○也○其○志○易○知○也○至○不○忍○離○羣○絕○俗○委○蛇○進○退○
又○不○幸○而○有○盛○名○動○而○爲○人○物○色○賓○朋○酬○應○強○顏○笑○
語○忽○思○振○衣○千○仞○而○卒○有○未○能○俯○仰○興○懷○孤○情○獨○照○
彼○未○嘗○求○人○知○而○人○卒○莫○有○知○之○者○如○吾○正○叔○是○已○
正○叔○之○尊○人○曰○遜○菴○先○生○蘭○江○老○人○祝○子○堅○每○寓○書○
于○僕○輒○曰○宣○州○沈○壽○民○耕○岩○毘○陵○惲○某○遜○菴○僕○亡○友○
也○惜○君○不○及○見○其○人○璐○不○及○見○先○生○而○今○也○見○吾○正○

叔猶之乎見先生也。僕任誕放達，醉卽哭，醒卽歌，無端感觸，雖極不相關者，塊然在胸，必傾吐而後已。熟聞先生壯年遠走，流離重蠻，轉徙兵革間，茫茫下土，日夕照臨，而天已難問。晚歲歸來，舊朝甲第，先世圖書，漸滅于荒烟野蔓間，俯仰聲吞，空門投老，說者猶謂叢山之徒，恐墮禪學。吾不知叢山之志，何志？先生之志，亦何志哉？嗟乎！正叔能善承先志者也。鷓冠芒屨，徜徉三十年，才不爲不高，學不爲不博，交不爲不廣，世盡許爲知君。君之自歌自哭，時旋轉於雙曉間。

目光電發，文采從心。客來乞詩，則作詩；乞書，未已轉而乞畫。野鶴在羅，欲效雞鳴；桑樹巔而不可得，時而渲染絹素，滿幅烟雲，掩映几席。乞者伺其傍，眉舞色飛。僕語之曰：君等貪與正叔周旋，苔痕紅影，皆正叔思親淚也。正叔亦撫然嘆息，謬許僕爲知言。嗚呼！僕老矣。幼時聞前輩大言，輒云交滿天下，長而親見江南北，舟車會盟，聲聯十郡，數椀肉羹，飽而別去。明日遇諸塗，無正立拱手者。生平慙慙托肺腑，多邂逅不謀面之人。僕飢渴，正叔久猝然遇之，熟視動容，狂言。

傾。瀉。若。亟。欲。正。叔。之。知。我。者。其。許。我。乎。抑。未。也。姑。質。言。以。問。之。

送徐大文遊金陵序

鹽。官。蓋。有。徐。君。林。鴻。云。鹽。官。隸。吾。郡。文。章。甲。他。邑。而。獨。推。徐。君。為。最。徐。君。少。年。時。即。名。播。江。左。數。好。遊。所。至。公。卿。大。夫。及。賢。豪。長。者。爭。願。交。歡。徐。君。西。陵。吳。農。祥。者。鹽。官。人。也。負。軼。才。世。推。莫。匹。而。雅。善。徐。君。徐。君。名。益。著。寓。居。西。陵。厝。妃。巷。中。復。與。林。璐。遊。記。吾。識。徐。君。時。紫。衣。白。皙。不。減。神。仙。中。人。時。時。過。從。吳。君。而。吾。方。館。吳。君。所。徐。君。非。出。遊。三。人。未。嘗。不。聚。飲。歷。今。二。十。餘。年。屈。指。舊。遊。如。虞。汝。翼。程。光。禋。葉。大。緯。沈。蘭。先。

之徒。風飄烟散。存者多偃蹇山林。或浪遊以餬口。而吾三人者亦已老矣。一日徐君提壺挈榼。過余居告曰。吾將遊金陵。願飲君言別。嗚呼。吾友君二十餘年。君出遊半之。而顧又將遊耶。曩者吾與吳君送君遊豫章。君時年少慷慨。涉江遙指笑曰。吾過洪都。惜子安已沒。無可與言詩者。客或乞吾書。正恐麻姑碑板。羞見吾耳。又數年送君遊中州。時雪苑侯生死矣。其友徐作肅賈開宗之徒。尚在囑君訪其遺文。以寓吾目。君以續婚歸。不果。又數年送君遊潞河。迫季冬河

冰。山立鬚沾涕。如植戟。君裹氈笠。馬首馳風雪中。而去。吾與二三契好人。日題詩寄君。君遙和之。頗聞北道主人賢。忘飲君酒。君斷酒。凡二載。及君歸。吾三人復聚飲。吳君笑曰。君宜倍飲。以償前渴。而吾度君遊止矣。故鄉傾桑落。高臥浣花溪。上殊樂甚。而反適異鄉。食乾飯耶。居無何。又遊登州。復與吳君送君遊。登州。夫登州東濱海。蜃樓海市。日月出沒。茲遊也。羨君樂而忘返矣。不半載而君歸舟。過金山。蓋時方競渡。云丁巳小春。君復遊金陵。嗚呼。君渡揚子。自此凡五

廣寒堂存稿 卷二 四
矣。江山禾黍。歷君目者垂二十年。今者陟鍾山。望牛首。尚有白頭父老。能談往事者乎。洗馬江上。蒞蒞交集矣。吾與吳君待君歸而飲酒。

贈泗曲園隱者序

魯地皆平原曠野。獨曲阜東多山麓。泗水出焉。清流澌帶。遶曲阜城而西。達於兗。城西北不二十里。曰小春亭。據泗水之陽。地饒蔬菓。季相顏先生立精舍。棲息於此。芳林列于軒庭。水環於堂宇。古樹婆娑。扶筇蠟屐。不出戶庭。而泰岱徂徠在望。先生家闕里。時而攜拏徜徉。時而呼朋嘯咏。以釣以弋。彈琴其中。以歌先王之風。顏其園曰泗曲。從乎地也。或曰先生隱者也。宜高蹈遠引。余曰不然。夫隱者將以遂吾所樂。

也。倘。豁。刻。自。處。是。學。王。君。公。必。儉。牛。學。韓。康。必。賣。藥。
學。張。廌。王。弘。之。必。種。竹。釣。魚。假。令。倣。輦。摹。倣。慕。蘭。相。
如。僅。可。名。曰。相。如。使。慕。屈。平。將。亦。沉。身。汨。羅。乎。先生。
猶。子。修。來。告。余。曰。叔。父。之。慕。屈。平。也。滋。甚。余。駭。且。疑。
繼。而。嘆。曰。汝。叔。隱。士。何。有。妄。語。君。不。記。河。間。時。乎。父。
積。薪。縱。火。朝。服。北。向。叩。頭。躍。而。入。烟。焰。彌。天。先。生。曳。
父。裾。與。俱。入。僕。呂。有。年。急。掖。之。出。然。已。焦。頭。爛。額。矣。
屈。平。以。水。殉。君。先。生。以。火。從。父。先。生。不。死。天。也。今。者。
日。涉。斯。園。手。屈。子。一。編。潔。清。自。好。真。能。慕。屈。平。者。也。

園。有。亭。有。榭。有。花。有。木。有。草。不。除。有。石。不。斲。飛。鳥。親。
人。遊。魚。乞。食。可。以。娛。老。可。以。永。日。先。生。居。恒。語。人。曰。
吾。園。不。近。山。然。秦。岱。徂。徠。猶。吾。山。也。自。吾。園。望。之。徂。
徠。負。奇。勢。若。不。甘。下。人。世。爭。相。雄。長。何。以。異。此。觀。先。
生。之。行。聽。先。生。之。言。其。隱。也。有。真。樂。在。可。謂。不。愧。烈。
祖。矣。

抒愁草自序

夫。人。不。歷。憂。患。而。欲。以。幾。于。道。也。難。矣。雖。然。當。其。年
 少。時。宜。磨。礪。攻。苦。用。能。損。其。所。有。餘。以。益。其。所。不。足。
 僕。垂。老。死。喪。貧。苦。水。火。盜。賊。日。戕。其。身。而。并。以。束。縛。
 其。心。思。耳。目。幾。使。張。儀。不。知。舌。在。迄。於。今。柴。車。露。宿。
 孤。雲。無。依。欲。耕。不。能。為。鹿。門。德。公。欲。傭。不。能。為。臯。橋。
 伯。鸞。欲。遊。不。能。為。向。子。平。臺。孝。威。每。讀。靖。節。飢。來。驅。
 我。去。不。知。竟。何。之。之。句。未。嘗。不。仰。天。太。息。也。故。人。憫
 其。愁。日。呼。與。飲。酒。酣。顧。影。泣。數。行。下。客。乘。間。言。曰。愁

奚益釋愁莫如詩。僕忘其爲愚我也。亦因以此自愚。凡夫可喜可愕。可悲可涕。野蔓荒烟。淒風苦雨。俯仰疇昔。悲愴來今。以及惻獨背燈之泣。畸幽看劍之憤。岸焉自寄怒焉自憐。甚至含顰枯坐之概。忍耻乞食之思。對此茫茫百端交集。嗚呼。古今強項。莫如韓昌黎。多愁莫如杜少陵。昌黎已舉進士。而飢寒驅迫。數以文爲贄。上書時宰。比於筦庫。大聲疾呼。如蹈水火。卑污干謁。至韓爲甚。今人有一於此。世將不齒而卒。酬以山斗之名。少陵愁時念亂。誦其詩。非悲卽哭。非涕卽淚。麻鞋見天子。數月拾遺。卒之播遷潦倒。不能安處。晚得一巖中。丞可謂知己矣。中道棄捐。僅飽耒陽令之牛肉白酒。以死驚人。詩句又奚益哉。而又何愁之可抒也。僕旣以名其篇爲書數語。序之。

談遙止詩序

遙止談翁自楚遊歸出其囊中詩草寓書於余曰僕
在衡陽客有持君文登回雁峯者亟取讀之嘆賞不
置客笑曰君鄉人也乃未之知耶今年秋再鼓湘江
之棹而不可無君一言嗚呼世之老而工於詩未有
如翁者也昔者徐君大文爲余言翁自少不應童子
而喜從詩人遊年旣壯卜築螺峯危樓百尺懸榻留
賓一時詩人周君鄧山從四明來孫君豹人從三秦
來與里中名士憑高抒嘯南望大江東眺海門枕山

談遙止詩序

遙止談翁自楚遊歸出其囊中詩草寓書於余曰僕
在衡陽客有持君文登回雁峯者亟取讀之嘆賞不
置客笑曰君鄉人也乃未之知耶今年秋再鼓湘江
之棹而不可無君一言嗚呼世之老而工於詩未有
如翁者也昔者徐君大文爲余言翁自少不應童子
而喜從詩人遊年旣壯卜築螺峯危樓百尺懸榻留
賓一時詩人周君鄧山從四明來孫君豹人從三秦
來與里中名士憑高抒嘯南望大江東眺海門枕山

蘇東坡集卷之二
帶湖春月秋濤永以爲好徐君大文亦詩人也復與
吳君慶百招致鄧山痛飲賦詩追思疇昔忽忽已三
十餘年而翁齒已七十有四矣夫以余之無能當少
年時見諸君詩成心嚮而馳意氣猶壯今老矣謬理
敝帚爲人所稱說與翁生同時居同郭未嘗一登翁
之樓周旋顧盼故鄉桑梓反從異地相思而辱詩人
之繾綣余方欲學詩于翁而翁行矣衡陽鴈影企予
望之

延陵八子詩序

延陵八子曰吳偕盛無咎吳孫祥綿祖吳沅湘九吳
天榆歷所吳暉元朗吳隣中麗吳翊振西吳主德振
緒雲間老友沈友聖攜其詩示曹侍郎秋岳侍郎序
其首簡而更屬林子跋數言嗚呼婁東江南文獻藪
也嘉隆之際瑯琊崛興躋美慶陽越四十餘年西銘
受先兩張先生湛深經術復以詩古文詞倡起東南
與雲間西陵相爲桴鼓西銘虛懷汲引一時人士望
見先生如舉頭天外不可梯接執政聞而惡之宵壬

鼓簧幾罹黨錮而西銘卒無嗣齋志以及又十年順
治庚寅吾鄉耆舊有西陵詩選太倉諸子遙爲應和
而梅村太史實序其簡首梅村西銘之高弟也僕不
獲侍先生讀先生之詩溫厚悱惻言無飾詞雖遭逢
聖朝再登館閣請急歸田以將老母其弔侯朝宗
云死生終負侯羸諾欲滴椒漿淚滿尊先生豈欺我
哉至於追愴亡兄志衍詩成觀劇四章之中百感橫
生今者先生已矣先生之以詩啟後生者固未嘗一
日泯也僕讀八子詩沈子愴然如不勝情指元朗中

麗曰是梅村令子西銘旣歿而甥孫振西振緒與其
父綿祖能得西銘之傳綿祖志衍子也高才博雅萃
於一姓祖述憲章都有本末猶記崇禎辛未僕方六
歲塾師語人曰今年春榜弟不讓師汝曹勉之僕年
十六而西銘卽世梅村徜徉故里垂二十有餘年西
陵去婁東一衣帶水而不獲請業門墻今者垂老而
得序元朗中麗之詩能不愧哉沈子又云梅村第二
子曰少融風氣日上欲駕兩兄茲集也八子云乎哉

吳山穀音序

三山宗盟西仲與僕定交西陵寓舍凡七年乙丑初
夏詣僕言曰吾將歸故鄉出吳山穀音一編屬僕序
嗚呼僕與君皆逆旅中人也君又奚歸乎歡愉愁苦
因境而遷僕昔遭困阨死喪相繼重以焚居與弟姪
臥焦土上宛似逆旅客若戒旦待行者境迫於外而
情動於中作慘賦一篇以示我友閱未竟淚皆涔涔
下僕授經邨塾每被酒輒大哭哭竟再引滿陶然步
歸已忘露宿侍御顧君且菴見僕賦披讀大笑君傾

吐已盡胸中。脩然處當如嶺上白雲。僕亦大笑數年。以來此意惟西仲知之。夫以西仲之積學多才。筮仕八九年。日鄰憂患。聞變作幾。殞命囹圄。遷杭以來。晨夕周旋。自喜餘生。但知求友。穀音一編。隨境成文。讀者玩其辭。而未必知其意。泥其迹而不能得其通數。年以來。此意亦惟僕知之。君老矣。君爲穀時。亦大娛樂。仰哺於父母。毛羽高飛。豈意至今日。喪家羈旅。哀鳴嗒嗒。自視如穀。雖然。君之元首。夢中去來。其與蕉鹿何異。君莫泥爲穀。疇昔授僕書數卷。何若而君。豈忘之乎。穀化爲鵬。爲斥鷃。爲鷲鳩。爲鷓鴣。爲蠓蚋。爲蝴蝶。僕與君坐逆旅中。皆穀也。諺曰。誰爲爲之。亦令聽之。君嗣此慎無言。

西湖紀遊詩序

西湖亦曰上湖。爲杭郡之西藩。而其灌注之奇。自西入城。由北南流出郭。而復東入城。與中湖合。前人隄防蓄洩。以潤會城之飲。汲未嘗以遊觀名也。而四方賓客。停車攬勝。遊觀之美。必首西湖。嗚呼。時際太平。笙歌錦纜。點染盛事。亦何足爲病。獨是盛衰興廢。俯仰憑弔。區區一西湖。不知幾變更於此。資人之感嘆。昔者白頭老父。爲余言遊觀行樂。莫如故明神廟。風俗淳樸。民不作忒。先達鉅公。賦詩講學於西湖。爲怡

老會加以王孫之都雅。名士之風流。楊柳桃花亦增
矜貴。曾幾何時。而逆奄亂政。封疆大吏。構祠湖上。病
心發狂。山水無色。貴家子弟。方清夜出遊。一樹桃花
一角燈。風來生動。如燭龍欲飛。流蕩侈靡。都無紀極。
余皆不及見。我生不辰。所見者。思陵辛巳。餓莩載道。
臺榭傾頽。笙歌絕響。摧桃李而爲薪。屑枌榆而作食。
舞袖歌喉。忽焉銷滅。馴至申酉間。樹盡山童。稍有行
春郭外。欲修蘓白之故事。而時會牽逐。卒無成功者。
歷四十餘年。何幸湛恩遐被。聞翠輦之南巡。居民望
幸。先期除道。頓復西湖之舊觀也。余家西陵。出郭不
數武。然歲出遊無幾。毛子季蓮家蕭然。歲歲渡江。必
遊西湖。凡有著述。多在兩峯畫舫間。讀其紀遊詩。多
至百餘首。遭逢聖主遊覽之下。問俗觀風。大抵歌
咏太平。老居多。其間弔古懷今。颯颯可聽。宛是廉夫
來歲計。偕獻賦。明光恐采風使者。預持此一卷詩。已
動栢梁之天聽也。

吳志上贈言詩序

世俗尚初度。乞言獻諛。禮乎愚謂善。頌禱者莫如父。母甫懸弧。卽祝曰。願汝無菑無難。從茲壽考。其情倍真。其望倍切。世不乏獨立特行之士。思親不見。誕日祭墓。以告劬勞。而吳子志上。以已之覽揆。值亡親之諱忌。較他人之哀。更甚。親歿數年。歲歲入山廬。居人不知也。丙寅三十初度。賓客有賀者。七歌告哀。情文悱惻。吳子豈近名乎。孰非人子。孝思起予。自秦亭張子以下。皆有詩以贈吳子。吳子拜而受之。登諸梨棗。

以當書紳。嗚呼。吳子豈近名乎。發乎情之不容已。而出乎情之所不安。若將自此終身焉。郭文舉曰。思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夫盡天下之人子。有不思其親者乎。忌日必祭。人情也。始生之夕。憶父母。頌禱之辭。能不涕泗交變乎。人亦有言。親不逮養。從此謹身飭行。積學多聞。無記在朝。在野。思貽父母之令名。庶幾罔極之恩。稍伸萬一。若以辭年。却賀爲孝。則猶淺之乎。測吳子者也。去夏僕曾作詩以壽吳子。而忘其思親之故。吳子已付梓人。如記於此。以誌吾過。

吳志上詩序

昔人有言。溫柔敦厚。詩教也。又曰。詩以道性情。然則性情之不能強同也。明矣。學者做顰摹做。必曰宜師某某。夫天下之最同者。面貌也。晨起入市。聚千萬人之趨走。而無一相同者。卽偶有之。亦不過千萬中一人。而神明警歎。聲音修短。究亦不同。知此始可與言詩矣。張秦亭先生。吾鄉之以能詩名者也。毛子稚黃。稱吾鄉有三絕。而秦亭詩居其一。然秦亭言詩。未嘗強人。從已。北墅吳子志上。年少負雋才。研精風雅。

與秦亭居甚邇。時時過從秦亭。秦亭間語余。吳子神
姿澄徹。風流吐納。大是風塵外物。每讀其詩。想其人
余笑謂吳子。世之學詩者。方以秦亭爲宗。讀君樂府
古歌諸體。雜之秦亭集中。幾不可辨。而讀者終以爲
吳子之詩。有性情焉。不能同也。今之學詩者。皆去而
宗宋人。街談巷語。闌入篇什間。以爲奇絕。如日在荒
村僻壤中。衰涼極矣。亟須以吳子之詩正之。

邵甥樾公歷試草序

余年未艾。卽棄去儒衣。從酒人遊。較雲間陳仲醇二
十有九。釋青衿爲逍遙布衣。遲暮不同。自謂功名得
失。不復記憶。然少年從儕輩角逐。試於有司。歷歷如
昨日事。蓋小小適合。而主司之取舍在已。之適從亦
有氣機感召與之相應。每鄉比報罷。士子未有不歸
怨于主司者。沈昭畧云。蚤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
書。夫士無自歎之心。必無入彀之學。余嘗執此求之
吾友。反觀自訟。槩未之聞。而不意今也。于吾甥邵子

歲寒堂存稿 卷二 三
樾公見之。樾公與余比屋而居者凡十年。少時崢嶸見頭角。始舞象。能爲制舉藝。間學爲詩。從其尊人戒三宦遊。往來京師。豫章首以制舉藝自勉。尊人操文衡。帳中甲乙。多樾公點定。比還里門。親師取友。不以余之衰老。所作古文詞。必虛心就正。延余同晨夕者。又四年。卯之役。鍛羽家居。余方慮其屢蹶秋闈。慰勞備至。而樾公無幾微見顏色。輯從來歷試諸藝。告余曰。生平知遇。雖小試不敢忘。丁巳南闈。辛酉北闈。得而復失。豈窮達有命耶。抑前此之操觚。未能深造耶。

殘編具在。幸舅氏教之。嗚呼。君之能爲是言也。正揣摩入彀之時也。蘓秦之說秦惠王。三上而策不行。夫辯士取辨于俄頃。非若寒廡片席。作連篇累牘也。不揣摩。則君相之情意。不合不簡。練則立談之。俄頃難周。君之文簡練揣摩。美矣備矣。而自歉若是。豈君之過哉。昌黎受知于陸贄。同一不貳過論也。始黜而終收。待三年。恐終遂君飛鳴之志也。夫。

韓士如辨于辨員非苦寒無斗氣非敢意其意必不
 與人辨之却少蘇秦之策秦惠王三士而策不并夫
 文辭具亦幸其刃楚之烈乎吾之論為最言身五法

送邵甥景桓遊京師序

世之工于詩者其嗜遊必甚登山臨水益吐其胸中
 之奇以有聞于時古人往往然矣余甥景桓與其兄
 越森侍父京邸兄為詩弟輒和之詩思稍溢輒躍馬
 抽矢彎弓引滿矢如鵝鴨迅飛馳道中下馬伸紙疾
 書數千言立就客咸怪之其後侍父移官洪都抵維
 揚送姊壻南歸年纔十五耳寄余詩曰舟從北固分
 歸棹夢到西陵憶落花憶別時君方九歲其後余至
 南州君方遊廬陵又寄余詩曰莫聽譙樓更漏永聲

聲恐動異鄉愁。未幾同晨夕者。凡半載。醉輒成詩。忽別余。遄歸曰。吾思鄉轉深矣。渡平望舟。幾覆。詩稿具存。復寄余詩曰。奚囊留取驚人句。恐墮新詩泣水神。及余歸。君又將北上。乃酌酒而告之曰。某聞之。溫柔敦厚。詩教也。詩三百篇。勞臣孝子。思婦羈人。睹物興懷。發于吟咏。雖千百載。下讀其詩。忠厚悱惻之意。俯仰繫戀之情。油然而生。今者君之父。馳驅皇路。十載于茲。君歸里未久。念其父欲往從之。茲遊也。其迨孝子之思乎。復爲詩以送之。

送周君敷文之長安序

余老畏出遊。客攜余敝帚走四方。見者輒問訊林生。是必少年。嗚呼。年齒亦何與人事。而勞人揣度。若是假令蛾眉皓齒。比其老也。猶可避人。稱姣好。甚善使攬鏡自窺。豈不愧哉。周君每出遊。必乞余贈言。今年從風雪中策蹇。若迫不能待者。君行矣。何俟。余言君視余齒尚少。較之少年。則君又老矣。老女不嫁。踴地喚天。今將何之。且夫人之好遊也。未必皆爲道而出也。家無升斗。仰面干謁。出疆載贄。無過詩卷。縉紳厭

歲時堂存稿 卷二
聞久矣。君茲遊也。其得已乎。抑未也。度君意。二三故人。多在館閣。此遊必擁篲迎門。爲東道主。雖然。長安數千里。君知故人。故人忽不知君。可若何。且不遊。何足以病君。君亦知宋儒孫明復乎。伏處東魯。歲歲乞錢於范文正公。贈至再。久而知其將母不遑。補爲學職。宰相李廸方守兗。妻以女。當是時。明復年已五十矣。得錢將母已出。望外忽而得官。又忽而得妻。太守門楣。豈乏少年以乞食之。老儒宰相視爲快壻。何厚幸也。君無母。年踰四十。先人嗣續。請繼室宜亟。而何暇遊乎。周君憮然曰。子過矣。信如子言。將使僕老巖穴。而邀明復之奇遇。烏頭何時白耶。且僕鰥居。脫然無累。不遊何待。然則世之欲遊而可以遊者。莫君若也。君行矣。盛年不再。願君勉之。



原件短缺

贈金介山序

假令凌霄之鶴羅而致之雞羣雞甚有所不安鶴必有所不快是故鶴有羣士有偶未嘗離俗而趨然於俗之難也庶幾於金君介山見之始吾求友於張君世祜張君曰吾相人多矣未有如吾金君者耦耕水西君能枉見乎余曰固也千里相思欣然命駕今去水西跬步間耳呼友人買舟共載柔櫓聲中林間黃鳥嚶嚶上下至獨峰命榜人且回颿友人嘲余此豈剡溪雪夜乎余笑曰吾方有所思使吾見金君勝於

歲寒堂有和 卷二
聞金君是今夕得一金君使吾見金君不如聞金君
是今夕失一金君將無歸遲之凡五年而始晤金君
於耦耕草堂金君亦曰吾習知君今乃得見君耶望
其容親其警欬肅肅如寒松振風使佞人畏豎儒驚
雞羣孤鶴信矣夫始余造門譚論久返旅舍臥榻上
忽躍起曰此人真吾所未見復詣金君如是者三吾
乃知見之更勝於所聞也已而見其詩繼又見其詞
喟然嘆曰君必能作畫僕形雖惡煩君圖之昔者長
康喜圖人而未嘗圖已君之圖已也忽歌忽泣忽
髮箕踞忽振衣長嘯忽咤叱忽頻顛忽爲青白眼忽
袴褶作壯士狀豈惟圖已并好友鬚眉臚而圖之紙
上甚矣世視君詩詞僅作詩詞觀者是猶未知君者
也水西大有人吾必以介山爲歸矣

題毛會侯燈謎詩

嚴陵毛子會侯。以高第歷司刑邑宰者屢矣。戊午舉博學宏詞。庚申以尤異內任沮于讒。不果行。癸亥歸自大梁。貽我燈謎詩十六首。毛子古文卓然名世。可擬歐曾。復作此詩。資人雅譎。得無爲王處仲唾壺乎。坊人繪詩爲圖。請余弁數言。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其中或拈景。或比類。或罕譬。借端象形。會意之外。別有閒情。在筆墨間。較之漢人作離合郡國姓氏詩。唐小說家拆白道字。如川中狗等語。真儉父余

昔報以詩曰。孟夏草木繁。子行理舴舻。七里嚴陵瀨。篇什寫煙影。卽是十六詩。星宿海也。覽者當自得之。詩并附書于左。

燈謎詩

十六首每首各隱四人俱在一部書內經生共讀者

虎旅歸來已罷兵。關梁無禁任遙征。九重天子稱仁聖。異獸趨朝負輦行。太平樂

春日問花花解語。兒家庭樹綠楊多。東隣相對憐嬌小。爭比椒房絕艷何。宮詞

綠柳陰中點絳紅。良材勝任棟方隆。少年意氣皆堪

托。一諾何妨縞紵通。金蘭會

垂楊枝上漏春光。歸去來詞獨擅場。從此塵勞皆盡

歇。素絲良馬爲誰忙。高隱

節。屈陽和萬彙。蘓降藩歸化效前驅。北門鎖鑰推良佐。絕域從今按版圖。王會圖

滿院棋聲暑氣收。乃翁局敗少機謀。君家季父還猶豫。爲語兒童且自休。嘲一家低棋

美玉無瑕輯瑞同。岐豐佳氣慶雲中。從天產下鱗蟲長。兩道祥光一色紅。聖瑞圖

廣厦華堂俠少遊。更偕同輩結綢繆。端居忽覺雄心起。反哺慈禽一網收。俠少

夜永雞鳴漏未收。官家沉醉百無憂。蛾眉一色誰相讓。南院光輝對院幽。宮怨

將逢彌月祝無災。繡祿殷勤擁抱來。諸子兒孫皆長大。含飴最喜是初孩。湯餅會

絃管聲調豹袖鮮。當年遺蹟幾推遷。南樓清興原如此。却喜塵勞已久捐。憶舊

欲就良緣美目窺。擅郎年少好丰姿。爲伊消瘦腸迴

轉。細數更籌夜半知。閨思

身長九尺皓鬚眉。俯首長如持滿時。村塾全然無約束。在兒攜幼浴清池。嘲村學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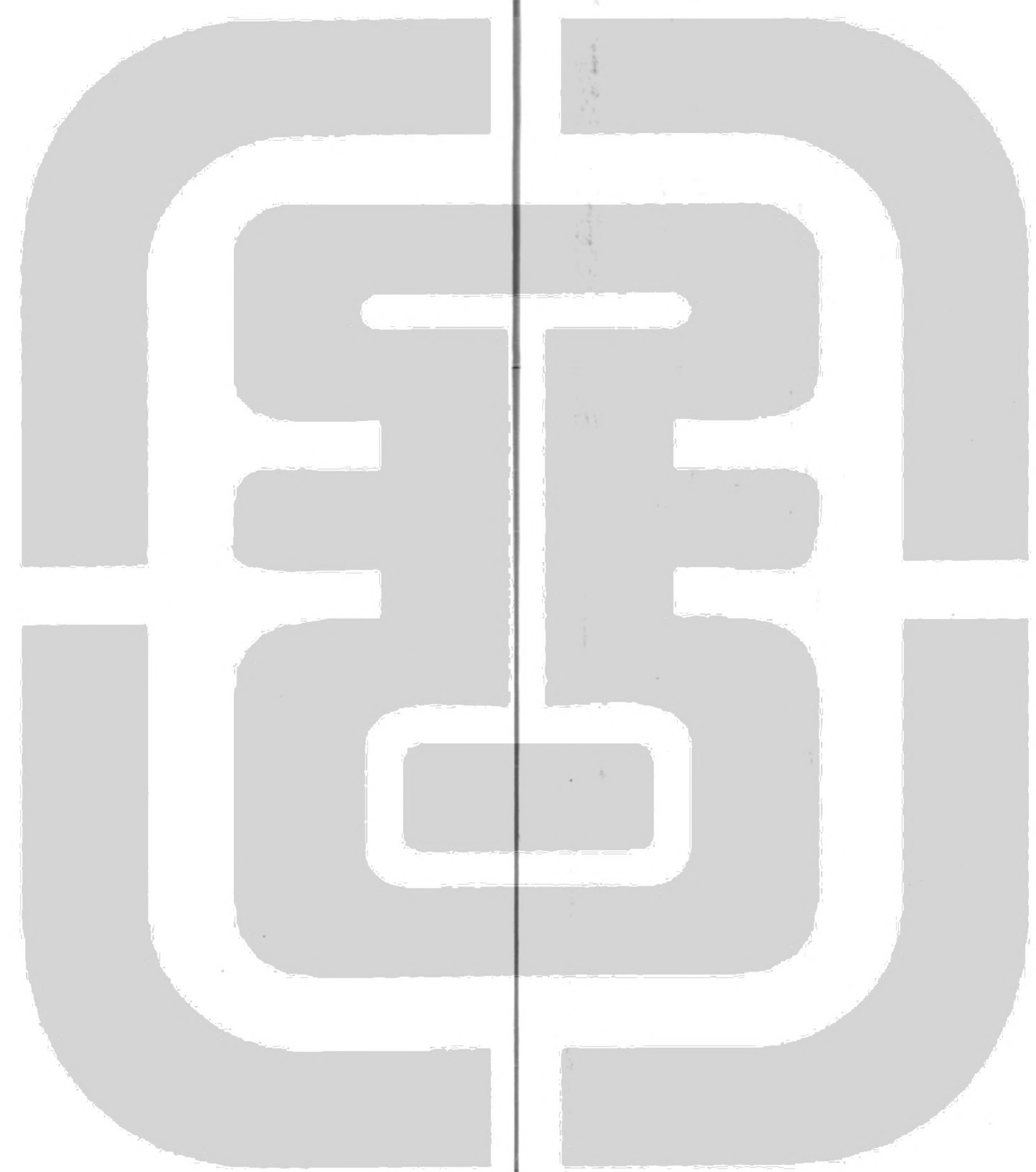
中男驅犢向前村。須避南山百獸尊。更與諸兒相共

語。年來齒落復生根。老農

岩巉西嶽接西京。天際冥鴻物外清。莫道途遙頻顧

僕。衰年負荷托勞生。山行

舊事追思陟鼎台。長男濟困散家財。更傳遲暮添丁好。疑是錢鏗改姓來。家慶



圖